



袁了凡網鑑

五六

漢

高祖

附楚義帝
西楚項籍

惠帝

高后

文帝

景帝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4





文庫 11
D.258
4

010190561378

禹錄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曆史大方綱鑑卷之五



宋 涑水 司馬光
 明 趙田 考亭 朱熹
 潭陽 袁黃 余象斗
 通鑑 綱目 編纂 刊行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威楚而成帝

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成帝崇錡日不帝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

鑑乙未

楚義帝心无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冬十月沛公至

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

組以天子之轂也繫頸者封皇帝璽符節降軹

道旁

軹音只軹道在雍州萬年縣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

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沛公以德行仁
庶幾王者之師

蕭何收秦圖籍

蕭何習國家之休要

蕭何器不在人下

蕭何器度越人

基業當與商周比隆

丘瓊山曰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至是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奉璽符以降沛公既受其降則代秦而有天下者非公而誰哉矧沛公以德行仁而為人心之所歸庶幾王者之師矣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秦丞相府圖籍藏之沛公丞相府先收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

陳潛室曰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蓋刀筆吏多矣而何家之休要此其器已不在人下况當草莽用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與也

朱沛國曰高祖入關而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律令圖書其慮深矣然之所能紀者乎秦人以四方書籍盡付之烈燭之中而先王遺書猶幸畧存於博士學官以收遺書用圖籍之形勢以收效於百戰槍攘之日用帝王之遺書以保治於一定南安之時則漢之基業當與商周比隆

矣不知出此遂使先王經世之遺典復灰於頃藉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之全書蕭何不得辭其責矣

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灞上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縞素之精白者素謂無采素奢麗服儉素以為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

郭大有曰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傑之功而不知樊噲贊襄之力不多心志漢業帝王之基造端於此不然帝必荒淫敗度將不至於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蕭何平勃其見豈不出于下哉

綱十一月沛公入咸陽還軍灞上除秦苛法○**鑑**沛公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三章三條也殺人者死治以罪傷人及盜傷人謂爭鬪傷人不致死抵罪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秦法一人犯罪牽及餘悉除去諸吏

罪家及隣伍皆坐之今但當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餘悉除去諸吏

約法三章

沛公入咸陽除秦苛法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

史民安者
如故

民皆案堵如故案堵謂將士皆安然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
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漢之所以得天下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政兩漢

漢世不刊
之典

沛公師為
有名

庶幾不嗜
殺人之意

深得弔民
之理

三代得天
下不過如
是

陳濟室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
定今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此及項氏既成天下一家高帝創法
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尹起莘曰前年書楚造沛公伐秦則沛公奉詞伐罪師為有名矣是年
此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揭而書之則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然
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
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之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見雖三代
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漢業之興非偶然
者孰謂其起於叛亡
亭長而能若是乎

**鑑項籍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坑秦卒
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新安邑名今河南府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而獨與董邺及長史欣都
尉翳入秦**

胡致堂曰

莫強於人心而不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勸也
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習見白起坑趙卒效而為之以威服天下殊
不知昔周既勝殷上之餘眾蠢有異謀則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速成
周遷頑民選用畢公君陳為之師教訓漸摩至於三紀然後不復成
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之心奮然殄滅非無餘力仁
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者眾矣不此之法而惟殺是務二
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日奈何哉

沛公以兵
守關

**綱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
而東**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闊項羽號秦降將章邯為

志不在小
宜反職水名

項伯見張
良

雍王王關中今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內音諸
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羽至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項羽進至戲戲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
五采此天子氣也惡擊勿失羽季父項伯伯其素善張良按史記伯殺夜
馳告良欲呼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入具

告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卮飲酒禮器也約為婚姻曰吾入關

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

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倍與背同言不項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自

來謝自來羽處伯去具以告羽因言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

之羽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謝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

數目謂頻數舉所佩玉玦玦音決以示之者三玦示以當決斷也羽不應增

起出召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項莊拔劍起舞伯亦拔

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

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盾音音真怒目視羽頭髮上

指而張目也目眦盡盡裂也裂音際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

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侯約先破秦入咸陽者

大行不顧

細謹

大札不辭

小讓

堅子不足

此謀

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

之說細人指無傷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

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

讓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遂間行趨壩上留張良謝羽曰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亞父也謂范增羽尊范

仲父也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唉音哀壯士死且不避卮

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侯約先破秦入咸陽者

約為婚姻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將軍聽細人之說

欲誅有功之人此不顧大行也天下皆叛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

此不顧大行也天下皆叛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不顧大行也

尹起莘曰

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鬼神之不可測

想今此善籍破開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鳴泉之比

祥鴛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泉比祥

鬼神之不可測

想今此善籍破開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鳴泉之比

祥鴛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蔣沛公見
羽鴻門與
項羽不渡
馬江得夫
何如

陳止齋曰

昔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

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
之來也無常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出於意料之外及是故詳於禁者有
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出於意料之外及是故詳於禁者有
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
而淫怒焉以逞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
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下之為沛公者可得而盡殺耶

季凡曰

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勢不殆哉然行亡顧者有左尹為
忍不疑故可以與援也且羽雖叱咤風雷而其性猶直而不疑多愛而不
跡易察而其詞固足昌耶公與番侯蓋熟計此故以牙
身肩不測而坦兮若夷常自為去番羽豈能制其命哉

丁南湖曰

成敗論人者病增之欲害沛公或病夫羽之惡增不諫又不
去殊以項伯馳告張良破有令項莊舞劍之謀以伯亦舞劍破是欲害
之謀以項伯馳告張良破有令項莊舞劍之謀以伯亦舞劍破是欲害
公者增之忠而卒不得害者伯之罪也若增於羽諸惡豈不欲諫哉奈
羽之警悍不聽耳不聽固且去然若直以信等事二君非義也
是以終身為楚而卒死於讒此真可哀矣或曰伯之為漢如彼其著迹
也謂其素善張良則良以計授之客矣豈羽之識也又羽之殘刻必不
厚其季父而彼顧以家庭之親得為內潛之本及羽敗垓下而羽曰

人受漢封列侯賜姓劉氏則伯之委身他姓而自滅其族也明矣燕于
曰增不去羽不亡愚則曰伯不死羽不生愚故表而出之以戒夫姦如
伯者亦以勸
夫忠如增者

趙氏曰

秦自孝公石門之戰至嬴王入秦之年斬首坑殺沉死之數一
百九十八萬八千餘人皆被滅絕既一天下西建阿房東填大海北築
長城焚聖人經書坑戮儒生巡遊不息使生民肝腦塗地殘虐不道極
矣先正有曰若始皇不死于沙丘斯高不矯詔殺扶蘇以立胡亥是無
天道也項王入咸陽殺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宗廟宮室是乃
天假其手為報成周六國之讎以伸億兆之恨當時天下

韓生說項羽曰

關中四塞
之險阻如彼
衣繡夜行
北黃河是為四塞地肥饒可都也

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書作衣錦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

人沐侯而冠耳

果然不類人喻趙人性躁暴也羽聞之烹韓生

司馬公曰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人喻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
君子嬰以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而

顧所以用
之道何
如

如

皇命委焉

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褒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項氏

賜尊懷王為父帝

陳止齋曰昔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卒為漢讎議者多咎項氏亡以觀觀之項氏之所以所以亡者亦或不在是也方羽之霸瓜分關中之

奉

夫關中之不守者羽非失險也失人矣則非漢之敵楚之返布未卷而劉李已切而奪之矣羽不知夫饋軍降虜

秦其號今

秦其號今楚懷王孫心亡國之殘孽也項王徒以名義起牧羊而王之且

且有宿德固亡假也入關之役獨遣沛公以寬大長者就此一事而不知

霸王諸將

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

霸王諸將

郡都彭城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請和也解折伏也然曰業

立沛公為

又惡有約乃曰巴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漢王

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關

養民以致

中之惡不猶踰於死乎能詘於一人之下詘通屈而信於萬乘之上者

養民以致

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

漢以蕭何

分關中也而王之是謂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

相

何致堂曰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

用賢所以

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

養民

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用者莫非殘民害物之

蕭何獨見

人之是也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蓋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

高祖聞言

即悟

高祖聞言

即悟

高祖遺身
能快
高祖遺身
何之謀
關高祖就
漢中項羽
耻王江東
得失何如

張良燒絕
棧道
漢遣張良
屬韓

晉侯善藏
其用
其意自在
韓不在漢
張良有儒
者以象

林之奇曰：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去甚遠，然羽終為高祖所勝。其能及高祖者，羽之言即隱忍從之卒，以巴蜀之眾，還取三秦，以成漢業。此則能勇而能怯之效也。羽之敗於烏江，也亭長憐船待之，以為江東之事，未可知矣。乃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故高祖父兄，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是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王項羽百戰而百勝。

漢遣張良歸韓：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中，縣名也。漢王遣張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棧道，名曰棧道，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朱晦庵曰：程正叔曰：張良有儒者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開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開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

程正叔曰：張良有儒者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開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

素子九曰：遷民居之易世矣，恐其人搖動，有舊土之思。漢未可附，而有也。又漢王諸將士多思東歸，而道亡，故燒絕棧道，特限關之，而備諸侯盜兵，亦一策耳。且王以四月入蜀，而八月即出，定三秦，棧道已隨窮，何以錮之乎？又漢王賜張良金，王良悉以餼項伯，使請漢中地。漢中當秦坤蜀，良蜀所從出入秦道，棧道在焉。其爲漢取天下慮已定於此矣。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書法：前歸。

目初淮陰人：淮陰縣名，今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史記：信數從其下，鄉新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扶晚反，飼之也。令其自食。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

良心一於
爲韓
子房始終
高韓

良必有一
重報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食讀吾哀王孫而進食王孫如言公子也蓋尊稱之耳豈望報乎

浦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苦

化反足於是信佻出胯下蒲伏俯首也蒲蓬通反亦作匍手行也伏一市

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梁敗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

王之入蜀信歸漢為連敖連敖官名猶言司馬卒也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

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

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治粟都尉秦之官名職掌倉庫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

南鄭南鄭漢縣名今屬陝西漢中府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者何聞信亡不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

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漢中府名今屬陝西無所事信

無所事信謂無事用信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

欲東耳安能鬱鬱鬱鬱不得志也久居此乎乃召信拜大將何請設壇具禮拜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曰丞

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

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項王為人

暗啞叱咤啞於金反啞鳥故及懷怒氣也千人皆廢千人不敢當然不能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嘔同人有

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印即已刻而不辭不辭不能

居關中而都彭城彭城秦之郡名今改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

霸王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

功又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則敵無有不散敗也且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驕

印和敵不

歸人之仁

言封爵之印即已刻而

手弄角訛不忍授人也

為徐州屬南直隸

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

漢書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將

三秦可傳
據而定
自以為得
信晚

蕭何獨受
知人之名

高帝知三
人志大
高帝知大
計

得脫章却馬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

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書而天下可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

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侯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信引兵從故

道出襲雍故道秦縣名褒掩其不備曰褒雍古雍王邯戰敗走塞王欣翟

王翳皆降關皆是翟音狄亦古之國名今陝州桃林縣西至潼

劉亭山曰或謂何能識韓信此其識非碌上者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

必行於高相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蕭老泉曰御資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

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供具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

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猶數千

里之地以界之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高祖知三人

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也若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

拔一城隔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

歲不遷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南西山曰世謂知人無如蕭相國之知韓信不審果何術也今觀告高

所以數告何者亦此而已何聞其語亦必反覆酬度而洞見其所蘊然

後奇之也或謂世故有窺言而無實者何以知信之必可用也何於天

下是非得失之故疆弱勝負之機彼皆瞭然於胸中矣矣一旦韓信之

言適契其意安得不深許之耶古今論用兵成敗者甚衆然卒之無言

不酌者唯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

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最爲奇焉

胡致堂曰智謀武畧之士急於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舍之則藏

無足怪者蕭何既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去身自追亡非特爲信

乃爲漢王也或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死故示不用之端激之

使亡又爲此追求喜怒之態然後用信則信當竭力而必留是殆見漢

王軒輕黥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南面稱孤矣

不如是不足以及折其威而

收其心信則非布比也

綱王陵以兵屬漢綱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

蕭何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最爲奇焉

綱王陵以兵屬漢綱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
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
使者泣曰願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母音遂
伏劍而死

母以老妾故持二心
漢王長者
陵母伏劍

綱王陵以兵屬漢綱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
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
使者泣曰願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母音遂
伏劍而死

丁南湖曰王元之作陵母碑謂其資愈於文母孟母此過譽也乃其銘
 怖兮伏劍而死其如飴兮婦人之服衣兮象兮有忠烈男子之心兮
 男子之服冠兮蓋兮惟和惟安婦人之態兮嗚呼讀斯銘者可以愧姦
 安而勤忠節矣

郭大有曰嗚呼母誠為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
 兩符之矣智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
 之降曹操以全母生視其可輔則輔如其不可託故遂遜復歸於漢可
 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就其死以報母亦可也胡乃安享爵
 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况陵之去
 就得以自專今為功名而陷親於死獨何忍也

秦九曰曹操劫徐庶母以先主慰糜而遣之以孝治天下者不奪
 豈少陵哉使人亡母子乃有君臣乎若陵母之决計則以陵不能為徐
 耳陵胡以使者往乎請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况人劫質而母乎雍容
 命使是陵懷不決之心而以觀其母也一使於楚是示不屈之志而
 以殺其母也陵之罪於是乎彌天矣或曰假陵歸楚可為楚用與曰非
 然也徐庶無知操為漢賊久矣其辭劉也以存母也操固不得而用之如陵者若庶可也

鑑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攻以

子房直得緩兵之上五星聚東井

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丙申西楚二年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於

尹起華曰君臣天地之大義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

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弑之乎况籍起自偏裨矯殺卿子冠車宰割天下

稱爵稱名所以著籍強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

洪容齋曰趙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纔三年以事考之東

關羽不能遂致命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製命故終不能

丁南湖曰漢高祖時新城三老說孫義帝喪而君臣之義賴以立武帝

太史公當為之立本紀

紀王天下之尊主

君臣天地之大義

五星聚東井

遺項王書又并遣以齊梁反書使羽

○**武陽**人屬河南開封府今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也宰烹牲也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平自言使我得為宰相於天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屠於臨濟也齊王名也臨濟本狄縣為太僕說魏王不聽太僕牧馬官名乃周禮之官也政之事項羽拜為都尉後復仗劍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而悅之即拜平為都尉使為騾乘典護軍都尉秦之武官名參乘隨後諸將盡謂參軍諸將盡王問之愈益幸平○**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師冠以玉光好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陳平兄名伯常耕田縱平遊之逐其婦而棄之今大王令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漢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尾生與

○**胡致堂**曰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為之辨則又召讓平平之對既無撓辭亦無留志王疑泮矣則謝之厚賜之又罷任之其後屢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薦貧受封侯之賞彼其是非明不以讒蔽忠取舍審不以小棄大平獲釋黯黯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以樂為用而願效死也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新城洛陽鄉名三老官名昔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

漢王為義帝發喪董公遮說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

漢王為義帝發喪董公遮說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

子之令以
臨諸侯同
異何如

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放逐也殺讀曰寡人親為發喪兵

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三河謂河內河南河東是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

王擊楚之弒義帝者按東西山曰不曰率諸侯而曰願從不曰擊項羽而

書法秦既滅矣諸侯皆就國矣而漢王復以失職與兵雖曰不為無辭

也聲項羽弒君之罪而項羽自是斥名此又書項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

羽起幸曰前已書籍大逆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為有名矣

表而出之既以聲羽之大惡又以子嬰之討賊也

朱沛國曰自昔帝王之與憂天命之絕而求與之保合憫人心之陷

間亦豈其心之所欲哉誅亂之兵不出則仁義之統紀不明仁義之統

紀一已而安歲月詎可得乎使高帝不聞新城仁義之說不為洛陽縞

素之舉特以智力與項籍相角使幸而勝之則不反而以相賊力不

以智力相尚耳力不足以相勝則此智於我者孰不反而以相賊力不

義之言一明使天下灼然知上下定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

一舉使天下灼然知上下定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

胡致堂曰董公獻言然後項氏弒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

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止不可得矣

許庸齋曰董公請為義帝發喪能使沛公激發天下大幾括而順德逆

為帝師亦未有此大計也

項王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伐楚彭越將兵歸漢漢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

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六破漢軍於睢水城盤壁縣東入泗圍漢

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竄宜書晦漢王乃得與數十

騎遁去嘗食其從太公呂良間行求漢王及遇楚軍項王嘗置軍中為質

胡致堂曰盤水可捧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漢王於是時使統

諸公不在行歟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諫者也且是

行多有可疑者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

爾何卿生
亦陳此義

激發天下
大機括

順逆之序
與日月爭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漢軍攻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問漢祖有彭城之敗
彭城之圍
然以之
取天下何

兩人可急
使
韓信可為
大事

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而乃耽寤樂宴安而不
不虞何也卒之喪師二十餘萬父執妻虜身幾不免漢業之覆在頃刻
間若非天意大風晝晦楚軍壞亂焉得有四百餘年之漢也豈不殆哉
朱沛國曰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然至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
以還始畏兵嚴功不輕動妄作以禍天下而後世賴之吾故曰高祖
之能取天下本於彭城之敗而其能守天下則自夫白登之圍
綱目曰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期於罪人斯得而後
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
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目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
不佐趙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問群臣曰吾欲指關以東等棄之
誰可與共功者張敖曰九江王布趙臬將也臬信勇健與項王有隙彭
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項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
欲指之指之此三人地指委也若以則楚可破也
綱目漢王謂左右無定與
計天下事請者隨何高帝為謂者蓋當時之辯士也
進曰不審陛下所

隨何使九

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今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
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綱目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音附民
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五十六為衰老
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悉詣滎陽今屬河南開封府鄭州
六為老也未著名籍給公家徭役者悉詣滎陽今屬河南開封府鄭州
悉發之以至漢屯所以補其空缺也

漢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索間京索二地名也京即京漢王擊楚
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遂築甬道屬之河敵

漢軍善用
抄掠輜重故築垣牆如
街巷是為甬道音哺

綱目漢王還標陽立子盈為太子發州楚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敖山在鄭
州滎陽西秦置大倉於此故名敖倉
控忽乃能首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

蕭何守關
漢立宗廟
社稷
問漢王還
標陽立太

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表以聞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
調兵以給軍未嘗之絕史記漢王與項王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上勞苦丞

子如崇陽
立宗廟社
稷何如
心為君計者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

尹起莘曰

王首莘合天下之道莫大於建立宗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

張南軒曰相之初首為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

得為相用人之道

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以韓信等擊魏漢王問食

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臭乳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

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何反曰

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漢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晉

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晉而伏兵從夏陽

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

木嬰渡軍

季子也

軍不畏燕王畏秦殺卒能使燕逐秦而用騎劫燕以秦殺攻田單

荆敵豈一端而信豈不能策魏之不

能盡用取也何必取不用而待成功也

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願以此舉燕趙東擊齊南絕趙糧西與漢

王會於滎陽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

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冬十月韓信張耳擊

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為成安戰國趙之縣名趙王歇封陳餘也聞之聚兵井

陘口

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闕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

薪後爨取薪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

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成安君

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間視間視謂間諜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引兵下夜選輕騎一千八百持一赤幟昌志從間道望趙軍

五漢赤幟

從間道望趙軍今從間道向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傅餐音皮將之偏副者小飯曰餐謂立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音陽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

間道信以木器渡軍而定魏以背水依軍而擊趙果

望見大笑平旦信引兵鼓行出井陘口音行謂聲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

而擊趙果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上水軍

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上水軍音入井陘界按韓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久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絕

奇抑趙魏之无備乎

也謂決趙軍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

斬成安君泜水上

泜水出恒山在趙州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乎且信非

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

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

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

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

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

禽矣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將軍虜魏王豹誅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

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有疆此將軍之

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

首燕路而遣辨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

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

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善用兵者以長而擊短

兵固有先聲而後實

隋何以九
江王歸漢

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目初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大王與

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疆可託國也夫楚雖疆天下負

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際陽下蜀漢

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

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布陰許之何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

漢漢王方踞床洗足踞床謂伸其脚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

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御飲食者御用飲食也漢王以布先封

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布又大喜過望過望謂過於漢益九江王兵與

俱屯成皐皐音高書以布歸漢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

趙書航曰按呂東萊云高帝踞洗見英布既而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

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竊謂不然蓋聖人以至誠而治

漢王踞洗
召布

就舍帳御
飲食從官

皆如漢王
居

而美其帷帳
厚其飲食

多布又大喜
過望

信二人優
劣何如

信二人優
劣何如

信二人優
劣何如

信二人優
劣何如

信二人優
劣何如

信二人優
劣何如

者無相繼之禮也王者待人以誠猶恐不動况以不誠而能動乎帝惟

以祖詐不誠而樂于戲嫚故臣下效之鮮有敬肅之禮或附耳或躡足皆

戲良由不事詩書而靡聞聖人正心脩身齊家治平之道也

陳止齋曰世多言韓信點布同功一體予觀布之歸漢一不如意則大

之不遇一罹而拜之登壇之將受之而不盈居之而不視雍容暇豫决

於漢之雌雄於談笑之間嗚呼布之所止於布而信之得與三傑列

者布豈信之匹彙傳伍耶

丁南湖曰小人之情易喜易怒漢祖之待黥布其識此情矣始而挫辱

誘其喜而使之自奮也所以取其力也二者

皆謀天下之大道豈蕭蕭之所謂相戲耶

細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目楚數倍奪漢甬道漢軍之食酈食

其曰陛下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

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趨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美宋行張良來謁

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遂發八難曰昔湯武伐

桀紂封其后裔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死命乎或王入殷表

張良發八
難

刻印銷印

刻印銷印

刻印銷印

商客問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公陛下能乎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
貧窮今陛下能乎殷事已畢偃重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
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
今陛下能乎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
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趙無疆無疆則
已六國復撓而從之若撓而從楚大王焉得而臣之乎安得六國為臣誠用客
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

立策決勝之術有三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
之實也策同事異而功殊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形者言其心志可否
多已之黨而蓋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
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談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
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弊此下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兩
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弊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

問昔人謂五策之術有三有同爭而異形有同形而異勢有同勢而異情者詳其
稱東坡曰刻印並印僅同兒戲何嘗累高
尹遂昌曰刻印並印僅同兒戲何嘗累高
陳止齋曰用之餘張耳以立六國之說薦之陳涉以弱秦腳生亦以其謀
六國之不可復其術固已踈矣况夫六國之後而能信其民果不為陳
劉之憂也哉以匹夫謀入之天下而又借助於人是更生一敵矣此書
下者不為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骨音梗食
也蹇諤之臣直言難受如骨之喉也音難**亞夫鍾離昧**未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
人意忌信謬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其君臣以疑其心破楚必

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言
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
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

丁南湖曰

陳平家世至貧性行至貪向為監軍受諸將金矣茲又請指
貪發其隱而平無所措手矣惟高帝與之不問其出入使
平得以壓其欲而行其術此帝之所以大度而成功也

趙圍滎陽急漢王請和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且舉進
養曰半

以惡草也具進使歸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為反下滎陽項王
不聽亞父問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

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胡致遠曰

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效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疆失
道如樊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西維維遂

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
是一老愚人而已况已見天子氣龍成五采之文又可殺乎獨其所謂
吾屬今為沛公屬者此一言不謬耳後之論者曰有道弔民天且助之
安用立懷王孫心焉且羽所過殘賊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尚
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
成擒非也縱使用之亦不克耳

揚誠齋曰或曰漢高帝既得關中不能固守却乃兩手捉以予項羽而
高祖之得天下幸也非智也量狹氣驕殘忍少恩當是時項羽與之若
天下也何則項羽之為人量狹氣驕殘忍少恩當是時項羽與之若
也志在入關而已本無意於居之也高祖知其心是故舉而與之若
居屠戮甚則民必怨而不能久夫使其心驕而民怨此高帝取天下之
項羽之至術也苟惟不與之以驕其心則羽之爭心未必灰而漢之得
關中也不固不縱之使盡其民則民之怨楚不深而衆之附漢也不空
示之不取以匿其必取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仁與之於始而卒收之於
終聽其遷也高祖子房其謀之大乎

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
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

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

人臣稱聖壽曰萬歲蓋七國時衆所喜慶于若
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不論慶

亞夫智不及外黃舍人兒
此漢所以得天下
高帝取天下之至術
視羽若掌上之土瓦

紀信
漢王且五

誑不可以為功

漢王堅壁不戰

卧内上卷其印符

賀率以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項羽燒殺紀信

胡雙湖曰榮陽之圍意矣雖有三傑為之謀且奈何哉紀信以身當之於諸將而雍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或曰誑不可以為功也曰微服過宋非欺

袁子凡曰誑以組矣此敵情也甚哉項氏之愚也漢王降則白馬素車係

漢王出榮陽至成皇成皇縣名屬河南府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深壁勿

戰令榮陽成皇間且得休息漢王從其計與鯨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

果引兵來漢王堅壁不與戰彭越為漢將游兵謂之謀也擊楚羽自東

擊彭越漢王復軍成皇羽已破楚彭越乃引兵西圍成皇漢王逃北渡河

宿小脩武傳舍武縣今懷州獲嘉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

即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

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脩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

二人勇略冠世

制之兵知天之天

成者王事可

王者以民

為天

即生請換

教倉

此天所以

資漢

示諸侯形

制之勢

外黃舍人

兒說項羽

楊龜山曰竊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節制之兵者信蓋未之逮也

漢王欲捐成皇以東屯鞏洛鞏洛縣名洛即今河南洛陽縣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

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教倉藏粟甚多楚拔榮陽不堅

守教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教倉之粟塞

成皇之險杜太行之道太行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距蜚狐之口今蔚州守白馬之津

白馬津即黎陽津在唐縣西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

教倉

陳氏曰劉項之爭大勢有二一曰關中二曰教倉是二者皆楚之既得

而復失也古之人莫不以此為恃而項氏不知安得而不敗哉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皇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

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坑之死黃令舍人

兒年十三外黃縣名其縣令之舍人兒也說羽曰彭越疆劫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

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

漢高祖五

羽從之梁復為楚

問韓信謀取關中鄧生謀取楚倉粟執言急耶

漢王遣鄧食其說齊下之○曰鄧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

下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乃使鄧生說齊王曰漢王先

入咸陽收天下兵以青義帝之處項羽統義帝於江中不立諸侯之後與

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君記人

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今又已據敖倉塞成臯守白馬距霸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

與漢平而罷守脩日與生縱酒為樂韓信欲引兵東聞之而止辯士蒯徹

說信曰蒯徹反微趙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舌音式伏音馬讀作懸據也下齊

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

儒之功乎信然之遂龍破齊齊王以酈生為實已乃章之引兵東走高密

高密縣今密州是屬益都府

論衡曰論衡不能以臣節終三也利口之禍人有如此

丁南湖曰酈生之功獨不畏高帝之命乎不畏帝之命而必齊之擊以致

則酈生之烹是其震主之威既為帝之所忌而抗主之罪尤為帝之所

不復領眾也如古之致師鄭氏曰致師者致咎怒渡兵汜水汜舊讀作凡

其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必使勇力之士犯敵汜舊讀作凡

汜水今在漢擊之大破趙軍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

成臯城東漢武西曰西黃武項羽聞成臯破引兵廣武與漢相守○

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有二項羽聞成臯破引兵廣武與漢相守○

軍食少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高祖粗杓之類軍中巢槽方面人

之故置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

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若烹而翁若猶爾也而猶幸分我一杯羹項王

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不顧家

吾翁即若翁

為天下者

不顧家

吾翁即若翁

戊

一官殺三

漢王復取

不顧家

欲軍

三王治天
一之要道

天子禮樂
教化之主
帝王處變
之上策

項軍航曰古先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莫先於孝也者天地之常經人
 有不由此道而後治也嘗觀楚漢爭雄項王虜木公于軍中三年未聞
 漢祖略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臯置木公于祖上而欲鼎鑊之其死生
 之機憂怖之狀在他人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羽果欲殺之則
 棄天下而全親之生可也幸而得脫則計薪嘗膽養其全鋒而再圖舉
 事亦可也今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
 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矧棄父於鼎
 鑊之中而爭天下乎昔唐太宗起兵於晉陽劉文靖勸高祖假兵于突
 厥范氏以臨父臣虜深刺之是脇父臣虜且不可而况于烹父分羹乎
 或曰漢祖斯言良平教之也夫天子禮樂教化之主世豈有無父之人
 而可以尊居九五者哉是忍也孰不可忍也漢祖良心其斷割甚矣
 然則如之何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變
 之上策不在是乎

丁南湖曰質於軍中設於祖上而木公不死會於鴻門敗於睢上而高
 大抵天之所與必非人之所害也

袁九曰項伯勸羽殺太公其為項乎其為劉乎此為上項明矣宋
 寧顧其母况今日殺之明日繼速即可禽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坐
 其叛心耳不如善養視之以招揀繼速雖不即降終可以係其心而母
 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宋撫輯稱善項伯之言呂端之言也

關智不關
殺羽十罪
傷胸刺足

自羽謂漢王曰天下恟恟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此雌母徒苦
 天下父子為也漢王曰吾寧關智不關力因數羽十罪十罪曰負約上我
 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塚私其
 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許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將善地
 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羽大怒
 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天逆無道罪十

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捫足者以安衆也傷胸而虜中吾指漢王
 病創甚創讀作瘡疆起行軍以安士卒因馳入成皇

丁南湖曰漢王數羽十罪向其先後之領創即以愚論之當以殺義帝
 一已之私忿乎是蓋漢王不事詩書性先一已若出於子房之陰謀則
 其罪之先後有倫矣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救齊龍且曰吾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易與謂韓信為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
 之勇不足畏也齊楚與漢夾瀧水而陳瀧音雅密州營韓信夜令人囊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

關智不關

漢王四且五

二十一

詩 灘

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
 恐足下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
 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猶豫獸名性多疑上下不一聞有聲
 謂曰猶豫則豫登木故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

為巫○謂曰猶豫綱秋漢立黥布為淮南王淮南漢之國名在廬州府舒城縣東南

綱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綱趙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

漢解而東歸○綱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趙羽患之漢遣侯

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鴻溝今之汴河是漢楚會處

其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今之汴河是漢楚會處

分界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

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漢王從之書楚與漢約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張良亦不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其矣

趙雪航曰而遇楚兵為所獲項王置軍為質至是三年矣乃遣侯公持

書之楚請太公呂后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為界以太公呂

后歸夫何緣得父妻聽良平之言背違約信此市井相儉欺詐之為

固非君子忠信之道也大抵漢祖君臣取天下皆用詭詐之術誠非湯

武弔伐仁義之道也

丘瓊山曰古人謂斷其一臂而與之天下有不為者况肯舍其天性之

子有可生之路尚無可舍之理父為三綱之首而可舍乎就使萬無可

生之理猶當於死中求其所以生者况有可生之理而為之子者乃不

汲上赴救設或計不行而被害縱得天下為萬乘若何顧立天地間哉

綱目曰當是時漢疆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

矣然綱目善楚與漢約而不善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

而漢王不意於救父其惡蓋自不可知况漢既得大乃即背惠食

言進兵攻楚故此明善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則漢王

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矣

己亥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

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綱漢王追項羽

輒

斬

張良才識高遠張良亦不義

此舉為請太公漢王不急折救父漢王違信背約

一綱目五

漢高祖五年

十一

信越期不至

至固陵

固陵縣名即光州固始縣是

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

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穀城漢之縣名屬山東兗州府是皆以

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

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引兵過淮地

屠亳州城父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圍

羽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垓音該垓下聚邑名高岡絕巖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兵少食盡與漢

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

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楚人之歌猶言吳謳越吟也乃夜

起飲帳中美人名虞姬駿馬名騶乃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

八百餘人直夜直當也古字潰圍南出馳走至陰陵迷失道陰陵縣名今無為州是

四面楚歌

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至陰陵迷失道

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給音級欺言也欺令向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

王乃復引兵至東城東城縣名故城在亳州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

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

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斬將刈騎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

之罪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

在和州東四里有烏江浦即亭長艤船待項羽處烏江亭長艤船待艤音蟻附也整謂項王曰江

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其城

下猶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之魯乃降

漢以魯公禮葬項王封項伯等為列侯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羽起隴晦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

江東足王

項羽不渡烏江

至城猶聞弦誦之聲

魯守禮義之國

近古以來未嘗有

漢屈群策

群策屈群

有天下者

忘天下

高祖取天

下於民心

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子法書曰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策

黃公度曰智可以來天下不為之天豈故為之哉

戰百克僅能得之天下之難唯秦之猜疑相率而制於刑法之外項氏則屠戮有怨不恤天下之於吾猶昔日之於秦也

劉屏山曰蓋是時漢購羽千金邑萬戶亭長之言甚其羽疑其欺已也

羽意謂丈夫窮途寧戰死不忍為亭長所執故託以江東父兄之言為辭耳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羽至東城方二十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兵披靡使羽蓋用其眾決死垓下豈易當執所以去垓下者猶未得脫也及田父所給陷於大澤中羽知人心不與已安

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所以戰死也

趙雲航曰史稱項王雙目重瞳方能舉鼎勢可拔山喑啞叱咤千人皆欲殺沛公客不介意雖曰天命有在亦可謂有人若之度也

豈能是乎至若滅秦弟吾翁即若翁之言即舍之非篤于朋友之義者至于敗及其潰圍南走至烏江乃自刎而死非天亡之孰能致其死哉

愚思亭長亦必隱者也向使項王聽其言包羞忍恥過於江東收撫英傑任用賢才養其驍勇之氣待時而發又未知成敗何如耳不能忍屈於一時徒以八尺之身付於王翁諸人之手此足天趣其亡而非人力所能亡也

尹遂昌曰詳書信越英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擄藉卒賴三人之力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

細漢王還至定陶秦縣名今屬山東兗州府也

信為趙王魏相國越為梁王書法前書奪韓信軍矣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

卒賴三人之力漢非純於討賊馳壁奪軍此信所以不降臣節也

此信所以不降臣節也

美高祖五卷

三五

漢王將七之能

尹氏曰

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以見其惡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略無一毫

不平等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則漢王之過也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丁南湖曰

觀人者因小可以知其大舉一可以推其餘彼淮陰侯之立志也忍孤漂母一飯之惠寧忍負漢家千乘之封不忍殺

二月王即皇帝位○諸侯王皆上疏請漢王為皇帝甲午王即皇帝

位于泗水之陽

泗水在山東曹州西南書法位即皇帝

尹氏曰

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

丘瓊山曰

有天下者謂之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而為之子是則莫尊於王封臣子高帝伐秦除項即皇帝位於泗水之陽襲秦故號也呼始皇作之高帝述之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定制然則不稱皇帝將何稱哉

法以然為世

綱夏五月兵罷歸家○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

高光廣大

縣復其故爵田宅書法高帝之得天下也善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書

鑑帝置酒洛陽南宮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

下者何高起臣起想即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

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

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

范增而不能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書法帝所以興也

揚龜山曰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則故為我擒初以為信然及

觀增之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項羽

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欲以力制天下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汲汲於殺沛公假令

一言之及此

三者皆人傑

漢王三不知

子作春秋制名繁于於天負可以為萬世法也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已知沛公有天子氣又可殺乎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

田橫不貢

田橫之妾

皆又士

田橫可以

無死

田橫不貢

田橫之妾

皆又士

田橫可以

無死

田橫不貢

田橫之妾

皆又士

田橫可以

無死

田橫不貢

田橫之妾

皆又士

田橫可以

無死

田橫不貢

田橫之妾

皆又士

田橫可以

無死

田橫不貢

田橫之妾

皆又士

田橫可以

項羽既威田橫懼誅自立為齊王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

帝使人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

與二客乘傳之驛也請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其二客為都尉以

王禮葬之既葬二客皆自剄下從餘五百人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

胡致堂曰橫不肯北而漢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

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

趙壹疏曰嗚呼忠義之士歷代有之求聞五百人皆指生就義無一人

德必有過於人矣橫立為王至高帝即位未及十年是時戰爭靡息奔

走莫定眾客未有爵位之封富貴之顯榮也而皆以死義傲其上非橫

之德義所洽易克臻此

田橫之自殺蓋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其客之自殺蓋人臣之

臣為馮道何以勸後世之節義耶

田橫曰君同死之義也而致堂乃譏其不事高祖是欲其君為晉懷

綱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曰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

籍帝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音度以鐵束頸也鉗

自賣於朱家朱家賣人也季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

僮數十人之朱家賣也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

之按廣柳車喪車也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

嬰也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當然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

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

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待間言於上

如朱家肯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

帝彭城西短兵接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長兵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

豈相克哉克音厄○克困也又曰兩賢謂季布與丁公引兵而還及項

兩賢豈相克哉克音厄○克困也又曰兩賢謂季布與丁公引兵而還及項

兩賢豈相克哉克音厄○克困也又曰兩賢謂季布與丁公引兵而還及項

兩賢豈相克哉克音厄○克困也又曰兩賢謂季布與丁公引兵而還及項

兩賢豈相克哉克音厄○克困也又曰兩賢謂季布與丁公引兵而還及項

兩賢豈相克哉克音厄○克困也又曰兩賢謂季布與丁公引兵而還及項

九

子胥所以

鞭荆平之

墓

兩賢豈相

克哉

兩賢豈相

克哉

兩賢豈相

克哉

兩賢豈相

克哉

兩賢豈相

人臣无效

丁公

進取與守

以不同

高帝慮爭

深遠

王城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
遂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

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
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
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
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懷貳心以微大利則國
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
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
慮事豈不
深且遠哉

素凡曰

備歎於原惟恐其創之少也巳得則惟恐其創之多高祖始
忠於項誅亦惟恐其創多之說也乃舍項伯而不以殉眾奚居曰丁戰
將也生高祖於刃下伯謀將也生太公於狙上夫臨陣縱敵是二心也
謀國緩刑是一德也然則伯無罪與曰背國滅宗伯罪可殺也漢獨不
當殺之耳夫恩可我割故丁公之罪不可原法可親屈故項伯之功不
可棄後丁公足以明孝
忠貫項伯亦以明孝

綱帝西都關中以委敬為郎中賜姓劉氏○需齊人委敬成隴西過洛陽
因屢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委敬曰

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披山帶河蔽如披渭河

之環遶

如帶也

四塞以為固

謂山河四圍蔽

塞以為堅固也

卒然有急

百萬之眾可具此所謂扼

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扼音厄拊持也

帝問群臣群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淆澠倍河

向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

也關中左崤函

崤函字與崤通

一名崤崤山在洛州永寧縣函謂

故名右隴西沃野千里

沃灌沃也言其土壤
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
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
婁敬說是
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號婁敬為秦春君賜姓劉氏

胡雙湖曰

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
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違暇如此其成帝崇宜哉光武平隴
婦繞六日諷川盜起遂往
征之可謂能繼祖武矣

方天吉曰

漢高帝以雄武之資用當時之俊傑既夷剪海內可畏者而
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即奉宗廟百官而

高帝敏於用言

光武繼繩

祖武

洛陽非用武之國

金城千里

扼吭拊背

之環遶

從之夫敬徒譎之勇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庭而論國之大事帝即曰下詔與之俱西屈天子之貴歛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耳○輓輅一木橫遮車前一人輓之一人推之也

丘瓊山曰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百二者也周人初起於邠繼都豐鎬天下形勢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東遷而棄其地與秦同地始大戰國之勢山東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爲縱而秦獨爲衡馬卒能以少制衆并而有之非獨人力也蓋亦地勢便也自高帝用囊收言西都之中後世言形勢者必歸焉唐起晉陽亦都于斯自宋人而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於今矣嗚呼地以人而重人以德而隆山河之險固又烏足恃哉

張良謝病○**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辟穀三寸舌爲帝上師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謝病辟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辟穀三寸舌爲帝上師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謝病辟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辟穀三寸舌爲帝上師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謝病辟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辟穀三寸舌爲帝上師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謝病辟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辟穀三寸舌爲帝上師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謝病辟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辟穀三寸舌爲帝上師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謝病辟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辟穀三寸舌爲帝上師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謝病辟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辟穀三寸舌爲帝上師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謝病辟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辟穀三寸舌爲帝上師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謝病
辟穀
三寸舌爲
帝上師
張良從赤
松子遊

子房之智
可知
人臣之所
難處
子房明哲
保身

智謀節義
過人
進退有儀
者之風
程子可謂
知子房
高祖不足
以及子房
之術

溫公曰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偽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楊峯山曰子房之志爲韓報讐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成爲項羽所殺則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已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及子房之術云

袁了凡曰宋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多矣予竊以羅之言爲然

綱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綱**時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

綱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綱**時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

攻之是趨之戰也平聞古者天子巡狩天子巡狩諸侯會諸侯陛下第出偽

遊雲夢澤名在湖南德安府安陸縣南司馬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信必迎謁而陛下因禽之

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

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亨高為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

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書法無罪也

陳季雅曰人皆謂漢封建無制故諸侯疆大以為三代封建之法不可

特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今高祖用偽遊之計以執信則是壞先王巡

狩之意至吊后召諸王至長安以鳩殺之遂使後有望京師而泣者則

諸侯述職之法又壞矣陳龍川曰高祖得天下大率詭詐之計盡出於陳平施於項羽紛爭時

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

鑑甲背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謂定都關中也時山秦形勝之國

帶山河之險秦地披山帶河得形勢之勝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得百中之二秦地險

高屋建瓴

百萬人地勢便利以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音卷也

瓶也居高屋上而翻瓴水譬其向下之勢易也夫齊東有琅玕漢之縣名今山東青州府即墨之饒南有泰山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郡河水東北過平原孟津北有渤海之

利海旁出為渤因名渤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二十萬人故曰限北有渤海之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王曰善唐仲友曰看田背說親王子弟王齊使合

鑑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

與絳灌等列周勃封絳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

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漢

之辭益愈加也

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陶天吉曰君之於臣猶天之於萬物無所不包泰山之高黃河之深觀

躍三千鵬搏九萬皆其間一物耳何足與之較長短哉高帝

高帝善將

天授非人力

多上益善

作益辨多多增添

高帝善將

力天授非人力

高帝善將

力天授非人力

高帝善將

力天授非人力

高帝恐人
勝已
聖人爲天
地民物之
主

漢之所以
稱霸

剖符封功
獨多
功狗功人
發縱指示

起自亭長不學無術岌岌乎惟恐人之勝已故與信論將兵多少以觀其意信者直當對曰天生聖人爲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皆一君有死無貳生殺與奪惟君所命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之職也庸恤其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君之道得矣乃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較彼此之長能忘君臣之大分斯言一出衆惡皆起何爲者哉嗚呼信斯言也不惟啓自己赤族之禍實啓後世人君忌才之漸

尹氏曰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其爲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威籍後以枕論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五

始剖符符則未也此漢氏之功所以雜霸也

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

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及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

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漢書無而發縱指示者人也發縱謂解繼而縱放

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

敢言

至瓊山曰

古者爵有公侯子男之五等然既列之以爵則必分之以土之名而惟朝請於朝曾不一出國門者漢之封爵止於侯而無有所謂公伯子男者書於此以志其始

張良爲謀臣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

與上會留留地名良初遇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按良少時於下邳上

曰儒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復約

五日及性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書一編曰

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

法良異之晝夜習讀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侯後十三年經殺戚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在汴州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爲荆王弟交爲

楚王兄喜爲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帝微時其嫂憂懷之不

姓帝大封司

非魏無知
安得進
陳平不肯
本

張良願封
於番

今淮
安府

留地名良初遇

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按良少時於下邳上

曰儒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復約

五日及性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書一編曰

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

法良異之晝夜習讀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侯後十三年經殺戚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在汴州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爲荆王弟交爲

楚王兄喜爲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帝微時其嫂憂懷之不

姓帝大封司

非魏無知

安得進

陳平不肯

本

張良願封

於番

今淮

安府

留地名良初遇

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按良少時於下邳上

曰儒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復約

五日及性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書一編曰

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

法良異之晝夜習讀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侯後十三年經殺戚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在汴州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爲荆王弟交爲

楚王兄喜爲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帝微時其嫂憂懷之不

姓帝大封司

非魏無知

安得進

陳平不肯

本

張良願封

於番

今淮

安府

留地名良初遇

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按良少時於下邳上

曰儒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復約

五日及性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書一編曰

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

法良異之晝夜習讀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侯後十三年經殺戚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在汴州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爲荆王弟交爲

楚王兄喜爲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帝微時其嫂憂懷之不

姓帝大封司

非魏無知

安得進

陳平不肯

本

張良願封

於番

今淮

安府

留地名良初遇

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按良少時於下邳上

曰儒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復約

五日及性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書一編曰

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

法良異之晝夜習讀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侯後十三年經殺戚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在汴州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爲荆王弟交爲

楚王兄喜爲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帝微時其嫂憂懷之不

姓帝大封司

非魏無知

安得進

陳平不肯

本

張良願封

於番

今淮

安府

留地名良初遇

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按良少時於下邳上

曰儒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復約

五日及性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書一編曰

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

法良異之晝夜習讀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侯後十三年經殺戚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封陳平爲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在汴州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爲荆王弟交爲

楚王兄喜爲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帝微時其嫂憂懷之不

姓帝大封司

非魏無知

安得進

陳平不肯

本

張良願封

於番

今淮

安府

留地名良初遇

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按良少時於下邳上

曰儒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復約

封伯氏之子大公累言之後迺封其子為魯侯明著其嫂鄙悍也

帝王公天下之心

胡致堂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宜命大臣求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迹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簡一而流患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為之謀者豈王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澤當熄天不啓其衷耶嗚呼惜哉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陳潛室曰高祖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秦相因必至於此蓋漢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初戶口咸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度孽分天下半其後戶二日蕃所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以疆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唐仲友曰古之有國家者必衆建諸侯以為藩屏所謂以人為形勝者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姓宜利及萬世而卒致七國之變蓋由其封國太大故也使其若依先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王南胡曰封建之法廢於嬴秦而行於漢祖是亦復古之一機也夫何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世而非聖法者皆仲友輩為之也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綱以曹叟為齊相國○目參之也齊畫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相焉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謝氏鐸曰參之相漢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靜無為為治彼以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安其治而歌之所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乎參者蓋時雖厭於有為而事之

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

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未益民

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

氣於三代之盛則參使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

而巳嗚呼參但知清靜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救粟所

可挽而上也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醜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維霸

坑已平枕鷄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

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

治道貴清靜

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

少中偶語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二人相對而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諸將也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讎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行方侯什方縣名屬四州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司馬溫公曰

張良為帝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方言之和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交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慮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唐仲友曰

不知其為救雲夢之失良意迺徒為雍齒遊說使帝棄秦九曰然錄功也特畏帝恨深思有以動之故不覺其言類恐喝耳其曰取上素所不快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則非雍齒而誰然以封賞未遍捏諸將有反謀帝自是有疑功臣心矣昔子貢一出游說亂齊破吳強首霸越而存魯本意存魯也然齊吳以亂亡

詔定元功立次

蕭何萬世之功

蕭何受上賞

留侯一而言而封雍齒致淮陰九江梁王相繼以告反謬亦良一言之故哉
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此音調謂輕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為安平侯安平齊縣名漢因之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屬山東道按元侯樊噲舞陽侯酈商曲陽侯奚涓曹參平陽侯張敖宣平侯周勃絳信武侯王陵安國侯陳武棘蒲侯王吸清河侯薛歐廣平侯丁復陽都侯

下南湖曰

按陳涉初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令樊噲召劉季以為沛公則蕭曹之同為功首只須論此一節而攻畧

綱鑑

漢高祖五年

問語定元
功位次良
平何以不
與

轉漕之優劣不必計也千秋固不知此矣高帝而不論此此功臣之所
以多不保歟

陳潛室曰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
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
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所以不在此數
又良平皆推幄謀議不後行

綱

帝歸釋陽蘇林曰櫟音樂徐廣曰櫟陽漢萬年縣也括地志
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京北櫟陽縣東北

綱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
之父故稱皇不預朝政故不稱帝

綱

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
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擁持也篲掃
竹也李奇曰

綱

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書漢
既

綱

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又喻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
不及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帝即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無臣故也

綱

帝有天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猶儉於不逮事之母幾於忘本矣惟
以祀司晨而此一事也

綱

帝采夫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
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綱

臣願徵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
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

綱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

綱

公所為公去矣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
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葛綿葛表位標準也綿謂置設綿索為習肄
處葛謂以茅剪植於地為葛位尊卑之次野外習

綱

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

綱

楊龜山曰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君
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

今叔孫通
起朝儀
後劍擊柱
禮樂因時
世人情為
節文
魯兩生不
肯行
禮樂虛傳
年而後可
與
鄙儒不知
時變
綿葛野外
習之
叔孫通量
君為禮

太公曰太上皇而昭靈猶夫人也至后七年始詔諡曰昭靈后嗚呼
帝有天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猶儉於不逮事之母幾於忘本矣惟
以祀司晨而此一事也
禪高祖之闕實弘多焉

綱

綱

綱

綱

綱

兩生拒之

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

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

王之制也兩生拒之如此失其

肯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陳潛室曰故楊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人有進而不為也而後可以素明

叔孫通盜儒故稍有節操之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

以漢高帝非與禮樂之君叔孫通非與禮樂之臣故設辭以拒之耳子

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

事榮也

丘瓊山曰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却抑乎文者也秦起西戎

而有起朝儀之梳會不能訪求遺老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

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於當時亡秦之舊制

得可恨也夫

吏臣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蓋自古聖人之世言之也漢帝去秦

議禮乎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知權而不知經論者專罪叔孫而不

罪兩生亦非聖人折衷之道也

董九曰論人於高帝之世能建大計以道義倡人心有新城之老

四皓不與焉然而三老遂其名兩生失其姓則以嫂儒之世士皆逃名

出者既不復晉而處者又不復出太史公又退處士故不復博訪而備

著之使夫操行之高而姓名顯

然良不能已於撫卷之長嘆也

辛丑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復置法酒

法酒猶言禮酒法者進止有禮也諸侍坐者無敢譁失禮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

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初秦有天下悉

采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

溫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

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國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

帝自擊

韓王

仲尼開

者二人

所不能

批

曰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信聞冒頓居代谷

冒頓音沒

又墨頓音

又墨頓音

又墨頓音

又墨頓音

居代谷

冒頓單

于名

居代谷

居代谷

居代谷

代谷二 欲擊之使人規 規窺也 匈奴冒頓屠其壯士肥馬使者十輩來皆言

匈奴可擊上復使 往還還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

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以敬為妄

言沮軍事械擊敬 唐武 縣名故城在帝先至平城 朔州定襄縣漢平

蓋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 平城東北有白登 帝用陳

平秘計厚遺閼氏 閼氏音煙支匈奴皇后號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

乃解圍上至廣武 赦婁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遂斬前使十輩封

敬為建信侯 敬為建信侯

張南軒曰 高皇平生好謀能聽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蓋由

得以及之 雖以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為人主者當端其

人主當端其一心 無際可乘矣

張儀對鄒 袖之故智

論衡曰 厚遺閼氏此張儀愚鄭袖之故智也何奇之有

袁九曰 難使人聞者一時若君臣深諱之故史僅云秘計平計於是

可言奇矣又主父偃傳高帝畧地於邊欲擊匈奴御史成諫不可帝不

平計何事又使早聽成之諫則敬亦以奉春號建信至成也貌諸夫曲突徙薪之果

不為人恩 澤也惜哉

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 洛陽直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

逆侯 曲逆縣名後章帝改曰蒲陰今定 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 六出奇

益封邑焉 也 金行反問一也 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 夜出女子二十人解榮陽圍三也 取

劉屏山曰 平以過人之智而為漢廷謀臣之冠觀其捐金以間亞父

奇計無不巧中其智謀非不高也然而韓信擒間說閼氏而平城解六出

啓其諸臣之疑知偽遊可以擒韓信而不知召異時叛者之九起陰謀

秘計雖足以濟一時之權而高帝之心術轉 而為機詐者多矣然則智可以盡用之乎

曲突徙薪 見宣帝 地節四年

陳平六出 奇計

丁南湖曰陳平自云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之陰謀而實陰禍所伏然高祖功臣惟平富貴悠久而且得令終其國亦三傳而後絕豈非幸哉

蕭何治未央宮

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辱也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

蕭何治未央宮

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汚王為事成歸

蕭何治未央宮

王事敗則獨身坐耳乃壁人於廁中欲殺帝上心動不宿而去

蕭何治未央宮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遷初**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

蕭何治未央宮

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音遂自**標陽徙都之書**法治未央宮為不

王者以仁義為

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

蕭何治未央宮

朱沛國曰何為家而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今其為國而獨以

蕭何治未央宮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

蕭何治未央宮

征滅秦復至雒陽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

蕭何治未央宮

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

蕭何治未央宮

丁南湖曰高帝不欲都關中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蓋欲據形勝

蕭何治未央宮

定根本以堅帝意此劉元城陳潛室之論深有取於何也

季九日 何治未央宮極壯麗以固安帝意於秦甚善夫國於四塞之

綱 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

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殺讀曰弑

名頭曼以鳴鏑射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

殺之遂妻其母 女曰公主周制天子嫁女於諸侯至尊不 彼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

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 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

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 之號也 匈奴天子 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

抗禮者哉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如匈奴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 有上家人

子中家 名為長公主 非公主而名 以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 公主即長

人子 無高后止此一女最所鍾愛者也帝聽劉敬之言欲長主妻單于故高后

不從而以家人子易之然後之結憾于帝自此發端而成遊道王之死其

所由來者漸矣 楊龜山曰 劉敬之說何其謬也且子婿之於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

殺父以代立况妻子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人主厭兵故一

言之謬而遂成 千載之悲惜哉 建信侯之 術已疎

漢公 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以為婚姻何前後之

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鬼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

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傲之奚有於婦翁建信

侯之術固已疎矣况魯 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秉九日 惟婦翁正且無不有其婦也漢書匈奴傳東胡嘗使使求冒頓

關氏左右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鄰國惜一女子乎取所愛胡氏與之

昔司馬喜謂世無請人之妻者即請鄰國不與也彼冒頓直謂其妻一

女子苟可射利何便不難以奉鄰國之請而敬欲以一女子交歡締愛

知其生心倖中國一日無事不已愚乎 丘瓊山曰 後固在九州之域中而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與

丘瓊山 異類通婚姻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為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

創祭之君任百戰之將取戎豈無他策而必以所愛遺所惡哉蓋劉敬

本魏絳之說後世遂祖之以為馭戎上策夫以閨門窈窕之質為腥臊

犬羊之配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帝唐太

宗者乃忍為之哉蓋其慕割愛為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之理

故也 十一月徙齊趙大族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關中民少北近匈奴東

高帝可已 而不已 美高且五

疆本弱末之術

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昭屈景楚三大姓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綱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目**初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

貫高白王不反

曰公等皆死誰白也別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殺亦

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殺亦亦刺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問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

立義不侵為然諾

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侵猶言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

趙王果有謀不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親哉願謂王實不

反其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

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青已塞死不恨矣

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復事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仰頭而亢斷絕

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書法帝之至趙赦執禮甚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

徒隱忍不從以為其廢也自取之而已

春秋之義大居正

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曠公

田叔知所處

司馬溫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高恨以亡君使高謀

漢知孟舒於田叔

楊龜山曰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寺人感愧自殺者何以

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

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耶

綱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法

書皆立廟何說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

高帝以周昌為趙相

綱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目**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

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

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音陳言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

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臣

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

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群王素所敬憚者上問

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史記高祖謂周昌曰吾欲固煩公公

疆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昌不得已疆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

初上以陽夏侯陳希音喜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希過辭淮陰侯侯挈其

手辟音屏左右歎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

公畔陛下必不信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希曰謹奉教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希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謂告白於天子而上嫚罵曰豎子嫚侮也豎子重子未冠之稱蓋漢高召見之也見如字而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陳希反趙代皆希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加鳥羽神之疾速也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上聞希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希將希將多降

了九編蓋甫 漢書禮五卷

高帝用趙堯之策如意

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感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初上以陽夏侯陳希音喜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希過辭淮陰侯侯挈其

手辟音屏左右歎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

公畔陛下必不信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希曰謹奉教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希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謂告白於天子而上嫚罵曰豎子嫚侮也豎子重子未冠之稱蓋漢高召見之也見如字而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陳希反趙代皆希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加鳥羽神之疾速也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上聞希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希將希將多降

四千戶趙子弟

秦九曰陳豨反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帝曰是力不足也守尉

而責之守是捧土而隄決河也亦難哉

又曰案之而豨客諸為不法事多連豨豨恐始反其初為代相固天子

親幸臣素無反志也信豈對人親臣無故而發畔常戚族之謀哉且望

后卒使其舍人告越復反乃就慘然則楚舍人弟之告信反亦安知非

功臣當世之論則已然矣

呂東萊曰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豪華莫知端倪

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綱乙巳十一年冬破陳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周勃道天原入代地豨軍遂敗

人至豨所與通謀其舍人弟

欲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言豨已敗死給信入賀

縛信斬之信方斬曰豨不用刑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信入呂后使武士

高祖有負

皆其功

漢得天下

大策

韓信首建

策

高祖有負

皆其功

漢得天下

大策

韓信首建

策

高祖有負

皆其功

漢得天下

大策

韓信首建

策

高祖有負

皆其功

漢得天下

司馬溫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分兵以北海禽翽取

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而南面稱孤豈有反心哉良由

失職快快遂陷停逆夫以虛結呈閉舊恩德而南面稱孤豈有反心哉

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

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自取其後漢追楚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

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心矣願力不能報德者士君子之心

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士君子之心也願力不能報德者士君子之心

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讓不伐已功不矜於人亦難哉是故太

元動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

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胡敬堂曰徹之功過當相準信之功過當相準信之功過當相準

露猶當有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

召矣

趙雪航曰信果有反狀既已就禽付之廷尉待帝還明正其罪可也呂

後日借籍天下既之端也漢之家法如此大綱可謂正乎且漢室初興德

信未孚於天下既以詐偽而執開國勳臣又以詐計而殺之人誰不自

不正

信有定天
下之功

臣民曰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又不書其有罪乃書殺而
聊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心也綱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
本心云

駭狗吠堯

綱上還洛陽聞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
之計上詔釋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其鹿
言秦無道遂失其國如虞人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昭之狗吠
之失鹿蓋以鹿喻帝位也

王伯皆待
賢而成名

綱二月詔郡國求遺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
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
勸為之駕必須親身敦勸自書法賢良舉直言皆自帝起之矣

綱初上擊陳豨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
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梁王不聽梁大夫僕得罪走漢告之上使
使掩王掩王謂彭越也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驛

逝也謂輾轉相傳
也處之於蜀即

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來彭越為呂后泣自言無罪願

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
患不如誅之遂夷越三族梟越首梟刑名乃倒懸首也黃帝斬蚩尤懸首

彭越

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奉事越頭下祠而哭
之更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皇

間王一顧與越則漢破與漢則越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
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書法

綱曰書梁王越察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權不足也然
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

綱曰趙雲航曰彭越佐高祖燒盡楚之聚積又掠米十餘萬斛以給漢項王
猶且議功不忍况其未嘗有反心也徒以人之誣枉而為法外慘刻之
酷刑豈仁人之道哉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御者曰此公家畜也今
疲而不能用故出放之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以
東帛贖歸食之後周孟信家貧惟一老牛其從子賣供薪粟信適從外

河漢

莫高且五卷

四二

來戒其從子曰少用其力老則嘗之豈仁心哉夫古賢於牛馬之畜尚念其疇昔之力而不忍出之况立國功臣無罪而殘忍之虐如是耶故王莽謀篡漢稱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有餘死於漢節者二三人而已豈非高帝少恩多雲而致哉文公於綱目書其王爵而書殺之以明越無罪乃所以惡漢云爾

陳潛室曰或問司馬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什趙助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袁了凡曰韓信排刺通之說彭越拒危輒之謀兩人皆英雄明天下大勢所歸其無反端曉甚而呂后必務殺信越布者后以太子弱少恐三人非少主臣也而帝亦為所動耳異時帝崩僅絳灌軍在耳后猶忌之秘喪四日欲盡疾是而後發喪微卿將軍計且喋血京師有日矣况信越布在而呂氏能一朝容之哉

綱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國初秦南海尉任實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實死佗自立為南越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

魁音推 結音計 索隱曰 謂為警 一撮似推 而結之

州

陸賈時稱 詩書 湯武逆取 順守 高帝安事 詩書 陸賈新語

王使陸賈發使與匈奴通使使和集百粵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作難結實僂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實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聞所不聞賈歸報拜太中大夫又資三品曰

乃公高祖 自謂也 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以高祖素未嘗聞此言故曰新語太史公曰余曰道基二曰術事三曰輔政四曰本行五曰辨惑六曰慎微七曰資質八曰至德九曰懷慮十曰本行十一曰明誠十二曰慎微七曰

丁南湖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

賈其功
尤偉

賈落之也况和平勃誅呂氏立孝文其功尤偉乎太史公以辨士目之
吾竊為賈不平矣
袁了凡曰按新語十二篇其論性有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
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為道斯數語也與中庸首篇相發

明董相
不逮也

樊噲排闥
直入

帝有疾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
直入排推開也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枕與之噲尋見上流涕曰

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憊音弊

也困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秦始皇崩時獨趙高與幸臣五六人帝笑

而起

丁南湖曰高帝所枕宦者其必籍儒乎按班史佞幸傳贊云柔曼之傾

子孫效尤孝惠則幸闕孺孝文則幸鄧通趙談其官伯子孝武則幸韓

孝景則幸周仁孝昭則幸金賞孝宣則幸張彭祖並以婉媚擅權

漸替豈非高帝貽謀之不善耶
大恐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

賈其何能
為三人同功
一體

賈其何能為安陰侯汝陰漢縣名今直隸鳳陽府夏侯嬰封此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

令尹曰信布越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

上上乃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

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

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

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

下計東取吳西取楚下蔡歸重於越重輜重也歸之於越也吳縣縣名今屬

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也布初坐法黥論

致萬乘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帝曰善○同時上有疾欲使太

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言於呂后使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

布猛將善用兵諸侯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后

使羊將狼

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果如薛公之言擊荆擊楚引兵而出

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蓋天命人心已有所歸乃用下背

季凡曰古未有使太子將者春秋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

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不勝則萬世無魏漢高欲使太子擊黥布而四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還則從此受禍此即徐子之言與徒以利害言之不若克之正也以是審四人亦策士之流高可肩魯仲連耳謂其有王佐才未也

尹遂昌曰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祖

寄乃以幸臣居之小人寵過其分卒貽叛逆故綱曰雖書其反而皆不予其討此固澄源正本之論也一字之間其嚴矣哉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蕪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

誅之畫凡書誘也此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幾於誘矣書長沙王臣子其功也

尹起莘曰前此皆以殺書綱自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以誅

鑑上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上擊筑筑以竹曲五弦之樂也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

自歌曰天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帝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與共守之也劉辰翁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非也自韓信死彭越死張敖反時諸將皆盡於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語雖平於是起舞因謂沛父老曰壯而意悲自是亦遂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於是起舞因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湯沐邑

以其邑賦之費畫天下而私一邑也

秦凡曰高帝破布還沛置酒沛宮因大風作歌思猛士甚矣帝之不

勁矣僅乃殫之尚不自艾而猛士思乎文中子云大風歌其伯心之存乎秋風解其悔心之萌乎蓋亦謂帝惟伯之心老而不衰曾不如迺孫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詩傳云牛曰大

畫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自坑焚禍烈吾道

尹遂昌曰自漢興而漢文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

詩書坑學士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過魯首祠孔子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

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吾道之重自此始
孔子萬代之宗主
聖道扶持之功

以沛為湯沐邑

布有黎漢

嚴疏自歌

一國所由有
莫高且五

四百年精
神命跡在
此
吾道如一
元之氣
聖人綏來
動和之效
時雍牙衡
可復見

叔孫通諫
易太子

太子天下
本

此詞是儒道稍稍振起除挾書禁博士官開馱書路迭見於繼世之
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者粗得其一二之緒餘
而精微體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之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
未始一日而不存時君世主苟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綏
來動和之效帝王時雍牙衡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
語此

丘瑾山曰嗚呼孔子之道乃天德民彝本然固有之理也雖當秦人慘
焉初非有禍福果報之說諫動之際以高帝不好儒學之主猶知所尊敬
心者自然感發而不自知耳

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

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獻公太子名申生獻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

驪姬預置毒昨中公欲烹姬止之曰晉試之犬大食死與晉國亂者數十

年秦以不蚤定扶植扶植始長子也公乃誅其傅申生自殺晉國亂者數十

死今趙高得以詐立胡亥有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天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陛下必欲廢適嫡而立少臣願免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猶未決

此難以口
舌爭
上不能致
者四人

四皓何如
人

何自從吾
兒遊

四皓羽翼
太子

雷侯招四
人之方

子房善納
說
司馬光致
疑子房
春秋深許
首止之盟

呂后使呂澤劫良書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

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東綺夏用四姓也東園公姓唐字直

明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用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綺里季出處未

詳○用固請置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使人奉太子書迎四人至客建城

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

猶言極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公避避我今何自從

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

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舒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四人

出上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

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方也

胡致堂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疆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

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此是子

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

強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

自備之象也○春秋信公五年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

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

八主戰
括中撥轉

伊川獨書
于房此者

目是轉核
君心一道

君泉識帝
之心

四皓安劉
是威劉

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齊桓行霸翼戴天子故春秋

多許之首正地名

陳潛室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

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

綱目斷曰漢高祖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悍惠帝仁柔為宗社遠

討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

子房曉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

子而泣也厥後趙王以酈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氏先阻平勃交驩則

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柱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威劉者誠哉是言

也

賴東坡曰高帝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呂

者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

君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而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

禍之嗟夫無有以羹饗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或曰呂氏疆悍高

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

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居君不能使其

心知其所以然以祭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

丁南朝曰四皓出處議者不一元植詩謂其遠避羸秦劉頃不能濟世

而但立惠皇徒招呂氏之禍白樂天詩謂其出處迤邐

聖道愈于巢由伊呂王荆公詩謂其道德避世而出處有禮梁肅謂其

避世以時定儲以權與道消息知幾其神孫明復以儒稱之以夷齊比

之謂其以立嫡之道傳於萬世王元之以聖稱之謂其知進退存亡不

失其正也嘗合衆論而折衷之朱子有曰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

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如願為太子死亦協之之意此綱目所以不為

之大書而但分注於帝還宮之下也

秉九曰嘗觀四老人者不出於蕭張進計之日韓彭立功之秋後為

人之質者也漢祖驚見以為真而謂太子之羽翼也余以子房所呼者老

四皓恐不
是儒者

真宰相事

相國為民
請死

相國何以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謂多有空隙之地願令民得入田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死下廷尉秦獄官名繫之王衛尉曰

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

金乎帝即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

一列五甫

真高且五卷

四十二

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固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欲令百姓聞吾過

六令終漢
更能損益

肅何一代

宗臣

蕭何拙於

謀身

味功成身

退之義

漢世貽謀

不善

楊龜山曰

高帝收民于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當國秉鉤盡革秦苛與
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帝既平天下于功臣多忌刻
何為宰輔至不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污以是媚上僅能自克至于
械繫之辱猶不知引去豈工於謀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術昧
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端端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墮亦
屢矣

惜夫

尹氏曰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卑伊諸公不可人得而世有然
秦以下獄而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以蕭相之信謹一旦無故置之罔
可勝舉文帝習此而繁周勃景帝習此而繁王嘉終漢之世動輒逮繫不
弟從軍買民田以自汙之類往往挾術相欺君臣交孚之理似不如
也

趙雪航曰

蕭何為漢受命元勳守關中之時帝已疑之非一也帝與項
將即斬非用即平計悉散家財助軍幾乎族矣自擊荊布非用客計多
買田宅自汙幾不克族矣帝初出關則關中動息必窺之何亦挾術相
窺君臣之交全無忠信之道反請上林地令民得入田毋收藁以為禽
獸食帝大怒下廷尉械繫之向非王衛尉之計亦未知其存亡也嗚呼

張死立曰

高帝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之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
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
則其心唯恐其則以奴隸之辱加以我為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
此務以抑去其驕恣之意此高祖之法也待其公卿無以異於士庶人
宜瓊山曰

然蕭何皆起自

大夫秦以法持世待其公卿無以異於士庶人
當之後世遂習用之以為常噫
士亦不幸而仕於三代之後哉

妻孥九曰

高祖自將擊布時何多買田宅以自污而上悅及還軍民數
謝民夫為相而強市攘利此可罪也而勿問非幸其失民心不我逼乎
帝諷怒係何豈非欲過常在相令勿見德於天下耶昔田單解裘以濟
涉淄之寒者齊王下令而嘉之國人皆曰雖單之善王之善也帝欲攘
善於何乎為

齊王亦可也

綱目

燕王縮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建噲子詔

刑不上
大夫出礼
記曲礼

絳侯受詔
牀下

噲帝之故人

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誅夏安○曰帝病甚人或言樊噲
當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
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
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須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
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噲至
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秉九日

帝命平勃即軍中斬噲二人乃因而致之上豈將乞噲須臾
政自呂氏出即執以歸上上在幸自誅之則手刃噲者非我也有如宮
車一日晏駕而噲得以歸上上在幸自誅之則為德於呂氏豈有涯哉此平之諷也
故當是時帝儼然在而西人者固輸情於他族矣况萬歲後哉

監夏四月帝崩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至是疾甚不肯迎醫呂后問陛
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慙音壯

陳平難獨
安劉必勃

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

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於長樂宮時呂后與呂食

將故不發喪使非蕭商與食其言之而中止焉則大臣內
畔諸侯外叛漢家艱難之天下豈不危如累卵之勢哉

唐仲友曰

出終為平勃所制
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難見疎無益於
國平專為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

楊龜山曰

唐之書擊西河書突厥兵至
其用夷兵也書致助其即位也書即皇帝位大綱正矣其視
唐解皇帝者豈可同日語哉

賀善齋曰

綱目於高帝有四特筆其未即位也如秦書伐如項籍書討
其輕重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推衡

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
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鉄鑄之朱書字也國之所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

高祖好謀
能德

名終

問連高之

與綱目持

筆有四其

詳可得聞

與

能德

名終

問連高之

與綱目持

師古曰給足也目不暇足之言

高帝規模宏遠

斷種者付

協於火德自然之應

宅居也統書曰惟衆

列德曰宅心

響

高祖之興有五從謙知順

高祖大畧所以成帝

耳金匱石室

金匱猶金勝也。以誓書藏之。置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藏之。開之。又以石為室。置置其中。藏於宗廟。使與國同休。

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綱五月葬真陵

漢以來天子葬地皆曰陵。各立石以表之。○綱天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綱令郡國立高廟。

班固贊曰

漢高本係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叔傳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啓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土憤怨乘勢而運席卷三秦割處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承牙作布腹心良平漢行天罰赫赫明明。

班彪王命論曰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遠勞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常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鄰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上之情。高四州之名。削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拔陳平於。亡命。英維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唐仲友曰

謀聽守關計取項羽怒賴張良免誤聽立六國計賴張良不。休舍賴張良諫止謀欲攻項羽賴蕭何諫就封誤罵齊使賴張良諫止。誤欲西歸賴良平諫追羽誤言安事詩書賴陸賈諫聽誤不知尊大公。賴家今言即聽誤欲易太子賴張良招四皓定誤囚蕭何賴王前對諫。改誤處皆緣不學改處皆緣性明達若使高祖學亦無此誤。

趙雪航曰

此誓之盟期傳百世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未存爰及苗裔。帝時經三十餘年列侯止四人餘皆身威國前日封爵盟誓之符告。于宗廟者皆虛誕之文耳史稱諸侯子孫驕逸多抵法禁以致滅亡至。若武帝之時列侯坐耐金輕惡奪其爵者尤多矣嗚呼丹書鐵券河山帶礪之。盟乃一時駕馭之言誠非三代明王託心任賢之道也。○為王者八人。韓信楚王張耳趙王韓王信大原王臧荼燕王燕布淮南王彭越梁王。吳芮長沙王盧綰燕王。

文曰

先儒言班彪王命論高帝寬明而仁厚知人善任使之說以愚。見虛辭也帝以其嫂曼之恨不封伯氏之子大公累以為言至。七年乃封其任為曼侯明著厥嫂昔曰吝義之咎寬厚者乃如是乎。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發兵擊之不虞其匿壯出弱之詐被圍于白。登七日其明安在乎韓彭開國元勳初朱嘗有叛意輕信誣告之言偽。邊掩襲而禽殺之夷其三族醢越以賜諸侯仁者乃如是乎。其於經理。為故舊仲王燕而縮反其知人善任使俱安在乎彪漢臣一時旌飾此。

五年耐金見元昂

誤處皆緣不學

向先儒言

班彪王命

論稱高帝

寬明仁恕

知人善任

之說然歟

否歟

言後人不究其實以虛傳虛謬為褒美所謂矮人看場隨人說其妍媸也歟

丁南胡曰班彪論高帝之興一曰帝堯之苗裔是知朱均之不肖而

之無道而有姦美之容何貴乎體貌也二曰體貌多奇異是不知樂紂則災異不必懼為惡則祥瑞不必發又何貴乎徵應也若夫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則帝於斯二者所失少而所得多此其所以興也班趙二子豈皆確論乎

田了允袁先生編纂古今本歷史大方綱鑑卷之六

漢紀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是時海內得離戰

周昌和衛趙王

綱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酖殺趙王如意○目太后最惡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永巷別宮名後改為掖庭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

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太

后使人持酖飲之酖音鴆鳥也鴆鳥大如鷄食蝮蛇以遂斷戚夫人手足

去眼燿耳燿許云反以藥燿之令其聾也飲瘖藥瘖於今反不能言也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

人彘帝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人彘

綱目斷曰

批鷄司晨惟家之索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后亦得預事是

綱目

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爾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

溫公曰

祖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

孝惠未知大義

於小二而未知大義也

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醪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

恐出獻城陽郡為魯光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

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丁南湖曰

蕭何得失議者不一揚龜山取其革秦苛法而病其暗於功

而呂東萊病其刻業之不儉張南軒取其守關中為韓信二節而病其

知臣莫如主為家不治垣屋後世賢師吾儉

表了凡曰

太史公贊蕭何之勲爛焉與關大散宜生爭烈稱周勃之安

謂周召以後相道漸成若何之得多少其誠賢相矣乎故綱目書曰

相國節侯蕭何卒蓋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持從此始此其褒美之

意可以折衷衆論矣

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

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徵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

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未訥

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府

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恠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答窋曰

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

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

曹參趣入相以齊獄市為寄蕭何推賢曹參遵何約束

天下事非若所當言

清淨寧一

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畫一明也

曹參可謂能克已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

楊龜山曰

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班固贊曰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謹信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

方正學曰

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布日以飲酒為樂

袁了凡曰

書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於酒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惠帝為君則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曹參為相則日夜飲醇酒不事

事吁漢之不為三代果矣蓋當是時以怡靡氏之故以養品刻之

昔莫之止也易未濟之上九所謂飲酒濡首有孚失是者帝君臣以之

高后辭極褻嫚漢書云呂太后臨朝稱制時匈奴以書遺太后其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二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歎

李布廷折樊噲

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傷金創也而噲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

深自護遜以謝之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

除挾書律

細庚戌四年除挾書律書法獨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惜之也曷為惜

高祖之習不咸於秦

陳季雅曰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散漫往往復出孔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高帝不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棄也

立原廟

綱立原廟○國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復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月出夜也備法駕而行名曰遊衣冠子孫奈何棄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意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今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廟又再立故名原廟

有司立原廟官也書法也叔孫通成之

置諛鼓

溫公曰諛鼓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諛鼓木置高宗曰無耻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堯作塹木橋梁邊板以書政治之愆失周

人君以改過為美

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

之矣說格

辛亥五年秋七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置二

此○陳季雅曰此便是用高帝臨崩之言也○綱夏留侯張良卒張良從赤松子遊先儒

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其

托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談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張良辟穀曹參酒於酒陳平淫於酒與婦人其皆有不得已

於繫參平避事故推而納諸汚夫神仙為高尚所託而公室非愛將之

司故易曰肥遯吉無不利余以是軒番侯焉

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

班固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

至德悲夫太后虧損

賀善贊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經二十九事如書齊王肥來朝善立原

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災異八書可也意者呂氏居中所以感召然也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索隱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

之北軍所以別也南軍衛宮都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京城之軍則謂

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公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

侍中十五為

太后使台

產將南北軍

孝惠天資

仁厚

孝惠寬仁

之主

晉侯托於

神僊之意

神僊之意

晉侯托於

神僊之意

晉侯托於

綱立原廟

漢書卷六

四

諸呂居中用事
諸呂權由此起
南軍所繫重

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諸呂權由此起

尹遂昌曰

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乃以一呂庸人將之則軍國私意而非公選文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辟疆乳臭子耳陳平之智亦從其策俾諸呂擅權邪金易易則平勃諸臣不得辭其責矣

○**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初太后命張皇后**後也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子他人之子故即位不書名故著其非正統也太后之

專大臣之狗不

高皇后

名雉臨朝稱制八年歲危漢祚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今呂氏臨朝初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

綱目

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少帝大傅陳平為右丞相

食其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

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平大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天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主

太后欲立諸呂
王陵守白馬之盟

王陵面折
犀玉

太后以陵
為太傅

王陵面折曰始與高帝嘵血盟嘵血盟句絕嘵注見劇君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則廷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度無以應於是太后以陵為大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稱病光歸

程子曰

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故承順諸呂而不諫直是畏死耳蓋漢之君臣其時未有實為社稷者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功讓能只是占便宜令勃先

袁子曰

程子謂王陵之爭不聽陳平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按漢書劉濞傳齊人田生為濞畫策說呂后所幸張卿風大

臣請立

呂氏為王因說澤於諸劉最長請立為王所幸張卿風大外家特重發之而劉濞欲王田生利昧張卿怙寵平勃等又咸欲固位

胡致堂曰

自已然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

人臣之義
當以王陵
為正

平勃功望
贖罪

人臣立朝
徇義

潛大事當
以仁傑為
法

問王陵折
呂后仁傑
對武后何
如

劉氏之功不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
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推
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辰晝見伊洛汜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
食晝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衰漢作幾易他日平勃安劉之功
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

張南軒曰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使人臣當變故之際
畏死貪生不知狗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則國家無所賴而亂
賊將接踵矣蓋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欲以無賴而亂
以母子天性為主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故紆徐曲折卒成其志
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必功業出於其身哉人
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犬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趙雪航曰歷代婦人竊弄國柄自呂后始批鷄晨鳴為萬世戒惠帝慈
召帝觀人彘駭而成疾竟至不起絕母子之恩義竊弄天位擅王諸呂
誅殺劉氏子孫龍幸審食其而弗取成後世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
得預政著為一代之法令則呂氏必不敢起觀觀之心而執政大臣得
以力爭矣失此不為使流弊於後世至孝平初立孝元太后王氏臨朝
以致王莽篡位漢祚中衰東漢之世章帝之實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
閻后順帝之梁后桓帝之竇后豐帝之何后相繼臨朝專政定自呂后
之發端故後世皆效尤也○張耳之子張敖尚魯元公主生女呂后以
為惠
帝后

封劉董為
不虛侯入
宿衛

乙卯二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董為朱虛侯令入宿衛

綱目斷曰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符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
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

綱目丁巳四年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山
王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以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入
詔遂醜後之立義為帝不稱
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斷曰不書弑而書殺何不成之為君也非正統
也義書立為帝何太后主之也亦非正統

后乃立兄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
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
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稷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
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者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太后業
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慄之

朱虛侯請
以軍法行
酒
朱虛侯耕
田歌
避酒而逃

了九岡監甫

漢高后六年

陸賈為陳平畫策

特相調和則士豫附

社稷在兩君掌握兩人深相結

陸生一時之計

楊龜山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

丁南湖曰齊悼惠王之高帝第二子而劉章者則王之第二子也章之妻即祿之女而章不以私情奪其義氣壯哉高帝之慈孫矣奈何文帝黜其功薄其封而致令天堯也惜哉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種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胡致堂曰陸生為平勸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將相不和固非國相舉相賤進賢退不肖將舉將賤結非國家之利使其皆賢而為社稷計就則必陰私交締類非公道者乎平與勃同心謀慮則是也而進幣施報則非矣非所以為訓也

趙雪航曰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雜問楚君臣偽遊雲夢之類皆市欺王陵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已燕居深念殊無一策匡救向昔奇計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教交驩周勃向使澗寄不可使祿產不

下南湖曰將相不和以致亂亡者往往而是矣賈之勸平勸者誠國家利是為後世將相爭功者藉口也

綱辛酉高后八年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

傳○自初太后祿還過軹道見物如蒼天來掖掖上之云趙王如意為崇

遂病腋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

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喪為人制至是崩後音弗二已按除也

霍錢塘曰呂氏與高祖同創漢業高祖臨終又親受其付託既而殺其舍之而別求他人之子立之以繼漢統按之春秋晉人滅鄭之例呂氏

之罪大矣况又瀆男女倫之化而相其嬖臣遠非劉不王之誓而王其外族其於高祖大義已絕矣故去其太后之稱而書以死以為世戒

或曰世稱女后之惡者曰呂武史綱於武氏則書名而此止稱氏者何曰呂氏雖絕漢祀而比武氏革唐命為周其罪猶為輕也

集覽檄音戟搗持也

節見襄

呂人滅公六年

丁南湖曰呂后明殺趙王而趙王陰殺呂后施報之道若此其愛且速

如嬪四也臨將相五也小司馬贊

灌嬰

○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

和

○呂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各皆罷

灌嬰與齊連和

○呂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

兄齊王襄令發兵擊齊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

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之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

以待呂氏變其誅之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鄼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

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意之國乃將兵留此為

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然猶豫未決史記呂祿信鄼

過

遇其姑呂類額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

軍中皆左袒

○九月平陽侯寄出見產計事會曹璽使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

諸呂告軍中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未可得襄平侯紀通乃令持節矯內

太尉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受勃史記鄼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歸印

客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平乃召朱虛侯

章佐勃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亦罷兵歸

書書使何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誹欺上書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繼書

楊龜山曰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

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其贖

其罪也而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與

否非所論也

魏東坡曰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鄼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

君親可也予曰當是時寄不得功臣而又執劫權呂祿以安社稷義存

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碯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

所訊曰大義城親鄼商之賢不及石碯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

固為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石碯見隱

公四年

何如
太尉當諭
以大義
此為率為

胡致堂曰

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爾况太尉已得此軍士卒固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蓋亦不必問也伊川先生曰此

袁了凡曰

勅令軍中左袒非有所觀望於其間此勅之術也呂東萊曰發其忠憤而為建義號令之始也士一左袒雖使有呂氏之人潛伏行伍中亦皆膽落神禱無能為矣故曰此勅之術也

繼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

恒山二王欲以皆非直擊惠子乃使人迎代王代即中令張武等曰漢大

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

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

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所謂磐石之宗也磐石之宗此語見太公六韜又

正相當而相御入也磐石之宗此語見太公六韜又天下服其疆二矣除秦苛政約法施惠德人人自

安難動搖三矣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

周勃請問
王者無私

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天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即而議之後九月晦至即丞相平等皆再拜請曰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天下

問代王固
讓帝位誠
偽何如

胡致堂曰

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邊上璽符夫渭橋非即殿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

尹遂昌曰

自惠帝早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子養而名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畧不能為有無甚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拱手听其自為綱目書之曾無貶詞亦真若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

綱目盡三朝之意

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綱目責漢朝之意矣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與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遑也

丞相何如

丞相社稷

丞相社稷

丞相社稷

二人有功

無過

問高祖既

法文帝何

又有除叔

祭之令歟

豫建太子

所以重宗

廟社稷

殷周治安

用此道

問漢文帝

踐祚之初

謙謙再三

及有司請

及建太子

又固諫不

許誠偽何

如

綱目王戊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灌嬰為右丞相論功

益戶有差○曰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

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即中

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

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

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命且成功今丞相如有驕王色而陛下讓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勃上益莊丞相益畏書法論功叙平

勃灌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按史發明諸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發

記禾虛侯章只賜邑二千戶金千斤發明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

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

至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

於此文無子奪若不甚白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為有功如後

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為有功如後

固自曉然於書法之間此功賞之斷案也

綱目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曰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

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曰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禱天下焉尚有吳王淮南王在而曰豫建

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

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

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

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呂東萊曰文帝元年景帝方十歲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

言發於中心嗣不明之禍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祚之始懼不克勝所

非好名也

綱目卷之六

文帝紀

卷之六

文帝紀

文帝紀

文帝紀

兩人為退讓君子

認定振旁 養老之令

擬漢春和 賑貸詔

春和賑賑 賑貸詔

下詔却千里馬 詔令四方 母來獻

三月立竇氏為皇后。○皇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窮養老之令。○鑑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沾於危亡，邊欲墮意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使若有存問，年長老人，八十已上賜米肉九

十已上賜帛各二疋，絮三斤。○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續旗在前，屬軍在後。屬軍在後，吉

綱四月，令四方母來獻。○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續旗在前，屬軍在後。屬軍在後，吉

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說文：人君屬軍在後，吉。二車九乘，秦滅九國，燕其車服，故大駕駕馬車八十乘，法駕半之，駕車皂蓋，赤朱，輜戈，牙，弩，箠，尚書御文所載最後一車，縣豹尾，馬相連，馬也。吉。

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謂兵師征伐之行也。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

綱四月，令四方母來獻。○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續旗在前，屬軍在後。屬軍在後，吉

其切於養民之意，至是繼書令四方母來獻，則又見其清靜玄默之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政蓋已班班可紀。漢治之與固其宜也。

綱封宋昌為壯武侯。○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

綱秋八月，右丞相勃免。○鑑帝益翫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

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

出，浹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綱致堂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絕宋昌一人。此可以

陳平不對 決獄錢穀 之問

文帝修代 來功

善政班班 可紀 封宋昌為 壯武侯

文帝修代 來功

宰相上佐天子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勤自知能不如平

宰相之職莫大於是乎言乃宰相之體

南越王稱臣奉貢

粟內史治粟內史即司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自此只

丁南湖曰

宰相以用人為先故陳平所言要在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耳而陰陽以理矣惜乎平則百姓以親四夷諸侯以無萬物以遂四時以順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論亦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陳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職擇一戶印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印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綱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初趙佗因賂遺閩越西甌駱後屬焉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在實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聞皇

得二七十

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孝惠皇帝棄世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實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部尤甚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多殺將吏以爭南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且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從今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甚恐為書稱謝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故稱長老大臣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及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更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

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護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賈還報帝大悅作下今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

天子也今去帝制黃屋左纁願長為藩臣奉貢賦矣書法凡使稱名嘉不辱也

張南軒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令國中稱漢皇帝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恣觀其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又安得不張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誠如此則又安得不張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

尹遂昌曰帝不用兵誅討遣使告諭然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也

得乎○按李氏曰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

平為天下第一吳姓史失其名故稱公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

誼為大中大夫誼為大中大夫誼為大中大夫

吳公治平

忠信可行於蠻貊

文帝以德化人之效

擬漢以賈誼為大中大夫誼為大中大夫

吳公治平

忠信可行於蠻貊

文帝以德化人之效

擬漢以賈誼為大中大夫誼為大中大夫

吳公治平

忠信可行於蠻貊

文帝以德化人之效

擬漢以賈誼為大中大夫誼為大中大夫

吳公治平

忠信可行於蠻貊

文帝以德化人之效

擬漢以賈誼為大中大夫誼為大中大夫

吳公治平

忠信可行於蠻貊

文帝以德化人之效

擬漢以賈誼為大中大夫誼為大中大夫

吳公治平

亥

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傳一歲中起遷至大中大夫超迂謂不次而遷官也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如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月旦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讓讓未遑也

天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急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綱目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

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鑑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群臣悉思朕之過失

以故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鑑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

擬漢文帝

正能直言

極諫詔

賈山借秦

為喻

擬漢文帝

正能直言

極諫詔

賈山借秦

為喻

問文帝詔
幸良方
正言極
諫者若賈
山之至言
可謂直言
否乎

天下精白
以承休德

愚見德化
之成

聖天子伐狐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後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承此休美之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蒙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克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脩之

也 軌謂法度

執事之大者

敬天所言
求資之意

足為千古
之美

賈山借秦
不為過

止暴受言

百世帝王
之師

聖王不乘
危

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尹遂昌曰

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今孝文乃能因日中善之於冊足為千古之美

張南軒曰

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很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

鑑上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

采之未嘗不稱善

丘瑾山曰

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目者况敢犯其行輦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為百世帝王之師矣

帝從霸陵

霸陵在雍州萬年東北漢文置墓於此上欲西馳下峻阪中即將袁盎曰臣聞

千金之子坐不墮堂

垂將傾也聖王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

袁盎卻坐
尊卑有序
則上下和

后向上乃止。○蓋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
席布鋪也言鋪益引卻慎夫人坐卻退夫人怒上亦怒益因前說曰臣聞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
死乎上說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積貯天下
之大命

○蓋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
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歧民而歸之
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言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
盛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

文帝開廣
言路

立趙幽王辟疆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
興居為濟北王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蓋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
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歧民而歸之
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言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
盛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

有誹謗妖
言之罪

○蓋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
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歧民而歸之
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言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
盛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

文帝享國
長世

○蓋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
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歧民而歸之
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言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
盛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

文帝享國
長世

○蓋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
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歧民而歸之
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言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
盛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

文帝率臣
勸農
擬漢勸農
咸田租詔

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書：嘉重農也。

發 上書親耕籍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尊民務本為如何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淮南王殺
審食其

綱甲子三年冬十月，丞相絳侯勃免就國。○以灌嬰為丞相，罷大尉官。

綱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置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因審食其言，呂后妬，弗肯曰：「美人已生子，患即自殺，更奉其子請上，上悔之，封以為淮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次壘，踞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曉。」

文帝仁柔
之過

尹起莘曰：食其和僻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爵？不與劉長之過侯罪已不容於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柔之過也。

文帝絀劉
章之功

綱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及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初，誅諸呂，宋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章朱虛侯之名，初大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濟北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快，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

胡致堂曰：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絀之，大臣又無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疵議惜哉。

釋之十年
不得調
甲之母甚
高論

綱以張釋之為廷尉。○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甲之母甚高論。」高但依今時事說，毋說甚遠也。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圈養獸，閑也。在上林。

死中圈之上有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畜夫掌聽訟

更不當若樓觀故曰登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更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畜夫為上

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

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喋音喋喋多言貌謂利

畜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

審也帝曰善乃不拜畜夫

能勿軒曰愚謂利口者便佞捷給顛倒是非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

而舍之哉言及之而言何有於從風釋之此言塞人主使能之路不可

以訓嗚呼炭穴之上懷才抱德者多矣往往以不知見棄孰謂知而棄

乎畜夫之不拜賈誼之見疎雖時相之過抑亦二人之不幸也惜哉

丁南湖曰據楊龜山之論則釋之於此有二失焉蓋上林尉居其位不

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帝田是奇

釋之

張釋之守

天子所典

廷尉天下

之平

擬法以張

釋之為廷

尉誥

開人主妄

殺之端

天子必付

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共與釋之免冠頓首

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杯手掬之也高

帝臺曰長陵不忍并言毀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倉為丞相倉好書博聞尤邃律歷

綱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綱上召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

難近者因酒縱性日使即酤酒也難近也至至為留邸一月見罷留邸一月見罷

舍在京師者季布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

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

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

肱郡故特召君耳

綱以賈誼為長沙王大傳綱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

至入見上方受釐音唐坐宣室宣室宣室祀福祚也宣室未央因感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

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

揚龜山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

陳止齋曰人皆咎文帝棄賈誼以愚觀之帝非真棄生也其疎之也蓋

者宣室一見自謂不及執謂帝不知誼乎嗚呼帝誠知誼矣且將大用

其而誼不及見者天也非人也而歸咎者卒莫之赦然則世之人主於

萬世棄賢之名也哉

賈誼曰賈誼賦稱單闕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

騎獵帝又數微行幸通家誼諫止之時誼與通俱侍中又惡通為人

得干預政事然鳥觀鳩梟好音哉安有芝茨連枝梟鷲接翼者向去賈

誼不遠習識先朝事其對主言豈虛哉

留邸一月見罷

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文帝不及賈誼以為梁太傅

文帝老賈誼之才

文帝老賈誼之才

文帝老賈誼之才

文帝老賈誼之才

緡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周勃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

勃自畏恐誅常披甲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逮及

捕之所及者則追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皆

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

皇帝重居社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國至北軍宿衛宮門

帝亦見勃獄辭乃赦之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

貴乎書十絳侯周勃則赦無罪美辭也書張出

趙雪航曰漢高帝每以偽詐掩衆諸侯而禽之勃因此懼故被甲執兵

緡丙申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鑄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

其重難用更鑄英錢英錢即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之薄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

至是更造四銖錢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沽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殺雜為功則不

可得贏音盈有餘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緡

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隱屏言皆隱身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

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音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

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

○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嚴道秦縣名蜀郡使鑄

錢與王漢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

賦而國用饒足由是吳鄧錢布天下史記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富貧餓死

鑄丁卯六年淮南厲王長長高帝第四子謀反廢處蜀郡情恚不食死民歌之曰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丁南湖曰此田野小民之誼豈當時智者之議哉蓋以厲王憤恚不食

鉛

賈誼諫令民鑄錢

富貴人主之操柄

御通鑄錢

吳鄧錢布天下

尺布斗粟之誼

丁南湖曰

此田野小民之誼豈當時智者之議哉蓋以厲王憤恚不食故誤謂上之禁其食也遂以衣食為詞而曰布曰粟馬夫厲

王謀反是弟不容兄也文帝廢而徙之是天討也而豈兄不容弟乎况帝封厲王之四子為侯此成王囚蔡叔封蔡仲之遺法孰得以斯謠為帝累

賈誼上治安策

抱火積薪之喻

樹國固必相疑之勢

是時匈奴疆侵邊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逆誅梁大傅賈誼乃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大率言他日諸侯強大反側難制也可為流涕者二一言朝廷而奉吏輕重倒置二言玩細娛不圖大患也可為長太息者六一言取捨六優禮大臣至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積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執音勢何以異此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疑均敵也立國大而堅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王反誅親兄之子西嚮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與居因濟北王反欲擊取萊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不遵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羊坦一朝解十二牛而

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削皆眾理解也

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削皆眾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體音骨故源用斤斧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嬰當也臣以為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輻輳凡車輪有三十輻其輻於一轂以喻四方皆來下無背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計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赤子幼也植遺腹朝委裘植立也遺腹子父死尚未生也委裘天子視朝裘也未有君在故以裘與群臣朝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腫腫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股脛形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可為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豈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

天子天下之首

三表五餌

鄭氏曰 說句人也 漢使送 公主妻 匈奴 不肯行 強之因 告匈 奴也師古 日中行 姓也說各 也說 讀日悅

縉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
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
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臣三表
五餌之計師古曰實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
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美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
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
手食之以壞其心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誓中行說
常為舉匈奴之眾唯上所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及寇而搏畜豕
薄薄各反翫細娛而不圖大患且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
荒士故反翫細娛而不圖大患且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倡優女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絲
皂黑色絲而富人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緣去嚴庶人孽妾以
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舛赤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
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

彼

四維

四維

漢文帝六卷

厲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商君清禮義集仁恩
公孫 兼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分扶家
貧子壯則出贅謂之贅婿言不當出借父耰耜以鋤借慮者德也稷田器
也慮心思也謂其心自矜而有母取箕箒立而諍語取求也諍音抱哺其
子哺音步與公併侷併部回反與公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反唇翻
口也相稽謂相與計較也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
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今之盜者剽殺戶之廉舉兩
廟之器剽竹劣反削也舉居舉反取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此其
無行義之尤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
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
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莞子曰莞與管同管仲禮義廉
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莞子而愚人也可莞子而少知治

四維

漢文帝六卷

體則豈可不為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常法令君君臣

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六親謂父子兄弟姑姨舅甥婚媾姻婭也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

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亡失也維所以繫舟楫所以進

併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

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乃始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齊戒見

之南郊言以太子見于天也見胡電反過闕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太師太傅太保是謂三公也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少也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

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

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鼻人刺魚器反刺鼻也則夷人之三族

人性不甚相遠三代有道之長

左右前後皆正人三代所以長久輔翼太子有此具

傳

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艾讀曰刈菅音奸管似茅而滑澤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

之者非其理故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

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

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

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

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其

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以湯武之

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罍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罍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

湯武之定取舍審

人主莫如先審取舍

凡禁於將然之前

易見難知

凡禁於將然之前

凡禁於將然之前

凡禁於將然之前

凡禁於將然之前

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主

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陛階也級層也庶遠地則堂

高陛無級庶近地則堂卑庶階也地階下之地也九層階則堂隅之去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

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接臯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

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庶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

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

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

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縲之縲通作縲謂以長繩連繫之也輸之司寇編之徒

師古曰 陵乘也

投鼠忌器

庶耻節禮以治君子

師古曰 苴履中 之藉也

官者編謂以罪輸贖而役作官者編謂以罪輸贖而役作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古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箠箠箠箠箠皆禮器箠外方內

方以盛黍稷也蓋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帷

也簿簾也卿大夫以帷上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罷讀

軟人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遇之有禮故群臣自

意意許記反音喜嬰以庶耻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

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

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

其術已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

師古曰嬰 加也矜尚 也

厲廉恥行 禮義之所 致

賈誼通達 國體

伊管未能 遠過

賈生未為 不遇

師古曰顧 反也

吾心良不
欺
雷生不能
用於文

賈生才有
餘而識不
足

賈生嗜疵
可見

問賈誼治
受策董仲
舒天人策
優劣何如

自李問海
參中來
一子氣象
亦在目中

吳養心曰

按誼傳後為梁王大傅王璽馬自墜馬傷為傳無狀常哭泣
一朕豈敢苟然為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
蘇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也夫絳灌
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手足骨肉哉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
之問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
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唯吾之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
而遽為人痛哭哉及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
以自傷哭泣至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
有餘而識不足也東萊先生謂合王蘊二說觀之則生之醇疵可見矣
○過湘賦見史記賈生傳音賜

楊龜山曰

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始非後儒能造其
日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
一言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張南軒曰

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夫天之對雖
苦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
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日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
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听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
謂緩而不切也耶

丁南湖曰

賈誼之所以盛名終身者有三曰遇賢君也雖遇賢君不獲
行其術也雖欲終行其術又不獲以壽待也茲三者人皆以

稱誼而余獨為誼幸何也其年少其文敏其進取銳皆與柳先同
宋元與許孟容書則自擬之曰賈生斤逐復召宣室蓋取其能同也
而使誼不過文帝之賢而遇之曰賈生斤逐復召宣室蓋取其能同也
而乘其銳也而文帝之賢而遇之曰賈生斤逐復召宣室蓋取其能同也
懷王墜馬賈誼死悲之詩蓋憐其術相契也向使誼果斥絳灌而得行
馬則紛紛多事能不如荆公乎其欲削諸侯震兵威在當時則適與
錯同錯之說天子者蓋即其體體斤之遺意也向使誼不死則此術
雖見抑於文帝而必求試於景帝七國之變其為錯耶嗚呼如柳與王
子則名不全如果則身不全故為誼幸也或曰通達國體劉向比諸伊管
非動心忍性者矣不能動心忍性則必不能當大任也而伊管豈若是
嗚乎雖然處其言則誠一忠臣也

綱已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

綱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

綱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

綱哉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眾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為虎翼

綱者也上弗聽

綱辛未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綱**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

假賊兵為
虎翼

文帝誅薄
昭

鄉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謂引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昭有罪自殺則所斷為甚明夫昭雖帝之舅亦人臣爾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而可寔其罪哉

張者天下公器

温公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非康送

温公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非康送

二公之論未盡於義

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

此則謂能

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

仁厚中有

陳潛室曰漢文殺薄昭雖未免少惡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

問文帝誅薄昭李德裕司馬光之論如何

陳潛室曰漢文殺薄昭雖未免少惡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

世

履如著面黑子

綱壬申十一年夏梁王榭卒徙淮陽武為梁王○曰梁懷王薨雷誼上疏

終無山東之憂

曰陛下所以為藩扞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

之憂

陽之比大諸侯履如黑子之著面喻淮陽小也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

兵事

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冀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

用兵合刃之急有三

於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之憂

綱匈奴數為邊患數音朔量鑿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

四者兵之至要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長戟射疏及遠故可射疏及遠然戟有鈎又不可射疏與疎同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闢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今涇州本義渠也也來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乎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足智

龜錯四上邊事文章曹誼知錯所教非三

趙雪航曰龜錯四上邊事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於富國強民之術誠能以及申韓刑名之學峭直深刻以教太子當時賈誼窺知太子天資刻薄必得正人君子輔道乃可成德故上書言三王教世子之道至為詳切蓋知錯所教非王道也故景帝即位卒啓七國之變袁盎以私隙詭計而陷之卒受覆宗慘身之禍蓋其平昔以申韓刑名導景帝為刻薄之事不虞自罹其酷也先贊有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後世人臣以峭直刻深為能者可不以錯為戒乎

龜錯又上言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戎卒不耐其水土耐漢書並作能字注讀曰耐成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

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田器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古者給人食取諸廩倉廩故稱廩給廩食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

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

募民徙塞

也欲全親感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成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

萬也上從其言乃募民徙塞下

癸酉十二年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指

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

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

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

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

為差錯復秦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

令入粟郡縣郡縣廷支一歲以上可時放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

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詔曰道與道同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

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

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為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丁南湖曰古之帶爵者自秦政始綱目首書其令民納粟拜爵以為戒

令株送徒入財補即令死罪入贖安帝書令吏民入錢穀拜官賜爵拒

贖梁武帝書立贖刑條

書法

過

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擬漢具親耕桑禮儀

詔

福錄德興

從崇上書

男緩急無可使

也欲全親感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成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

萬也上從其言乃募民徙塞下

癸酉十二年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指

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

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

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

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

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

為差錯復秦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

令入粟郡縣郡縣廷支一歲以上可時放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

綱甲戌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

以供祭服其具禮儀○綱夏除秘祝○初秦特祝官有秘祝即有

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然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

秘祝之官移禍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綱五月除肉刑○綱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受

綱其少少女緹縈上書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

詔除肉刑

文書盈於
几閣

四者廢一
不可
成康復起
不能易
文帝躬脩
文帝躬脩
措之風

其庶乎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懸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愍其意詔除肉刑肉刑者墨劓腓宮大辟也除者有以易之也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也按刑法志文帝肉刑之除乃在於刑措之後

陳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答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輕用之下之人輕犯之以致人輕易法而文書盈於几閣不足勝焉矣

左璣山曰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腓宮大辟五者是也至漢特僅百代割答五百代斬趾此後天下犯法者始免斬肢體刻肌膚万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文帝之德大矣

陳潛室曰井田李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丁南湖曰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忍人之心矣然不忍於淳于意而可矜家法惟期于禦亂故至親大逆而罔赦

鑑上既躬脩玄然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

天下告許之俗易許音結面風流篤厚禁罔疏濶罔與網同言禁防如網之疏濶也至於

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措置也古者民不犯法措而不用今刑雖未及於古亦庶幾有古人之遺風

繼六月除田之租稅○鑑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

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鑑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胡致堂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復數為邊患深入寇盜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弋綈履華鳥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乙亥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寇至彭陽漢縣名今屬平涼府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要切也固要必不得自征也於是張相如為大將軍擊之逐

出塞即還

問漢又之
世世入少
而勞費多
乃於十年
之間兩賜
民田租之
半至十三
年又盡除
之然而國
用不足何
與
文帝節儉
起于身

宋沛國曰文帝於備邊一事未嘗少忽雖恬靜玄默而躬騎射之習雖

與馳逐雖勤恤民隱而六郡良家之子悉皆調集雖愛惜財用而繕脩

城堡未嘗稍費衛軍罷矣而廣武之兵猶聚也死固弛矣而上林之射

不絕也高祖一言李齊之賢每飯不忘馮唐一論頗牧之善拊解稱嘆

龍錯奏邊事聖書褒美凡二十三年之間其商畧區畫捨農桑外所深

注意者獨邊事而已然其甲卒雖已歲致金縷與大羊結好者豈得已

哉帝亦度匈奴之勢未嘗輕棄自治之策帝於是憤怒激烈

故雖外為和親之禮而實在其內未嘗輕棄自治之策帝於是憤怒激烈

銳志雪恥必欲躬自北伐雖群臣之諫不聽豈非仁者之勇哉

上輦過郎署郎署時馮唐為郎中署長問馮唐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

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屬直隸順德府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

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卿謂骨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

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言天了親為屈也聞以內寡人制之同俗言門

限也郭門內也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故牧得盡其智能而

趙幾霸今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

所殺甚眾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而坐以罪文吏以

繩之繩索也所以彈畫而取直者言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

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

為車騎都尉

丁南湖曰馮唐無他顯績惟以論將一端成名揚維以為孝文親詔帝

理尚故以此激帝也向非帝之寬容豈不怒唐為尚作說客耶

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珪幣謂祭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

而祭之也不祈其福右賢左戚也言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

今吾聞祠官祝釐祠官謂攝行祀事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袁了凡曰尚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則吾必以漢文為賢其去祠官之祝

亡幾垣平以詐誅至於憑几一詔又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則固

已深達生死晝夜之理矣以武帝之英明聽公孫卿言黃帝事輒嘆曰

文帝弗能用頗牧魏尚復為雲中守

擬漢壇場珪幣壇場珪幣

先王遠施不求其報祠官無有所祈

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此無他貪生以固其位馬耳貪生則惡死亦何所不至故末年以巫蠱事致衛后矣太子皆自殺彼蓋無纖芥馬故也

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文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策士從

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

雖不盡聽然奇其材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所

尹遂昌曰謂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對之詞皆

謂作渭陽五帝廟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皆有自來矣至唐則有

渭陽五帝廟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皆有自來矣至唐則有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

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刺采取

禪事宜親者何也

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又言候日再中

所言之皆詐也下更治誅平

丘瓊山曰人君即位一年是謂之元元者首也始也人無二首故國無

尹遂昌曰親祠之文書改元祀汾陰垣平伏誅則小人之詐以甚而敗

黃龍見成

文帝開端

之失

以鼂錯為

中大夫

得鼂錯為

失人

錯亦有愧

於其名

作渭陽五

帝廟

問文帝策

士而得鼂

錯武帝策

士而得公

孫弘唐宣

以新垣平

為上大夫

詔更以明

年為元年

文帝得王

杯改元

候日再中

汾陰有金

尊氣

春秋正始

之意

文帝不遠

而後

人主好尚

謹其微

一問

水旱青躬

丁南湖曰以王杯改元文帝盛德之小疵也新垣平伏誅則帝改過不

戊寅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

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與音與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

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度計料也言頃畝之數如故未嘗加少計民

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養為酒醪以

靡穀者多醪來高反即濁酒也靡音糜謂敗也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

隱

已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細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

國或不寧息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

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和親已定始於今年○細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

結轍喻志

以中著嘉

不相
至公處已

廣國久念不可乃以中著嘉為相

楊龜山曰

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憊而不必至公處也廣國

袁孝凡曰

文帝知竇廣國賢以後親弟不用而相中著嘉元帝時在位

王之用人也右賢左戚謂賢則非必戚謂戚而賢則用之長君之退讓
君卿之剛正固可謂賢矣而以戚戚而賢則用之長君之退讓
則皆重用然則非避戚也避賢也文帝念天下已而棄廣國而武帝
卒用蚡元帝棄馮氏兄弟為後世作法而用王氏子弟者即成帝之世
賢者常不幸不肖者常幸
吁豈惟疎迷之士然哉

中著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寵幸無

比嘉常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奉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

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

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至免冠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

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

節以旌為之上下相重如竹節凡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以王命往來必持節以為信也

申屠嘉困
此吾弄臣

朝廷之禮
不可不肅

九國通南

漢文前卷

三十一

不司
馬門之
事見
文帝
三年
撤夫人
之坐席
致治安
二年
軍門都尉之事
見次年

儼然有大
臣風節

文帝能容
臣子守法

漢室所以
興隆

文帝柔道
致治安

大君釋之通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按史記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
體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髮帶後穿竟而之漸臺以夢
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
馬尊幸日異通亦願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
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權能持權行船也黃頭郎着黃帽也餐音篤
衣之中也漢書云上
曰鄧通登也悅之

胡致堂曰

張廣弩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張弩
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經學為帝者師其見董賢極書卑謫
睚眦之態將以持祿容身於哉鄙夫其可以為嘉之御乎

宋帝國曰

人主不能行法於天子能不容人主之撓法而後人主之法信
大中大夫至貴也一殿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後人主之法信
也一不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後人主之法信
也得以如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
而過天子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道所以能致
治安欵

袁了凡曰

申屠嘉材官蹶張也而相漢用人之途廣矣然文帝其知人
哉夫其拜而納表蓋也而相漢用人之途廣矣然文帝其知人
未有能繼之者班固贊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孝術始與蕭曹陳平與
矣班蓋以術為孝故云夫以術則嘉之堂堂誠不若三人者之多智巧

媚以自全也然謂
三人為孝術可乎

癸未六年冬匈奴入上郡

雲中戰國趙之郡名今山西大同府

上郡秦郡名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

周亞夫次細柳

細柳營在雍州咸陽縣西南

劉禮次霸上

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

徐厲次棘門

文帝勞軍
細柳

棘門在長安北秦宮門也

軍中不聞
天子詔

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弩持滿彀張也持滿者天子先驅不得入先驅即

天子詔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又管子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軍騎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按轡者按正其轡繩至營將軍亞夫

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介冑也冑音整也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請以軍

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凡言式車者謂俛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

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

真將軍

介冑之士
天子改容
式車

按轡徐行

三二

車

俱是退一
着術數
兩事不可
同日語
便是為文
以上人

以誘之與王不朝賜以几杖此俱是退一着術數

揚龜山曰文帝賜與王几杖是純任德教叔糾在上伸縮由已唐授藩

叙傳曰宮不新館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

丁南湖曰說者以文帝比成王愚竊以為帝之天資孝力皆過之蓋人

尤者及其長也而各見開其父道焉則武之純王高之維霸其染於父

亦不過宋昌之徒一則左周右召皆大聖之儀刑而其傳之者雖一藩首選

史佚之賢此其李於傳者不同一則成周舊邦禮樂千載一則草茅蠅

起總及兩代之親此其藉澤於先世者不同三不而終於同焉豈非文

而終悟吾是以知武王而有成王不足奇也高帝而有文帝乃所以為奇

孝皇帝諱祚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帝遵孝文之業

文景美矣然稽古禮
文之事猶多闕焉

綱乙酉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

廟○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

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太祖百世不遷太宗情

禮不盡不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綱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書後者何文帝嘗除之至景帝復收半

丘瓊山曰古者什一而稅漢文帝始收民半租三十而稅一焉夫三代取民名

雖不同然取之皆以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正多乎此則過於重而入

於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過於輕而入於貉無以奉乎上而

非義皆非中正之道也景帝之三十稅一雖異乎後世之暴征多歛者

然亦非先王之中制要之不可為常也是故道以中庸為歸法以經常

為極

綱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答者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

答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曰二百答三百曰二

百曰

了九綱監補

漢景帝六年

百○綱以張歐為廷尉○目歐事帝於太子宫雖治刑名家申子之季號刑法及為人名實也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考

按東記歐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武帝時拜為御史大夫○卻者尋其隙釋之也

綱丙戌二年六月丞相嘉卒○目時內史鼂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紕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

南出者太上皇廟壞垣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壞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

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嘔血而死按本史公曰申屠嘉死

者齷齪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云○綱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袁了凡曰鄧通戲殿上申屠嘉以外朝宰相擢召而說斬不矯哉有古

廟壞垣嘉請誅錯而帝護之嗟夫為天子而庇一匹夫乃自以為淵敷至相一大臣聚朝廷之法棄宗廟之敬而勿恤何哉他日故太子臨江王榮以侵壞垣為宮乃召詰中尉府簿責迫其自殺以天子子至親貴而曾不得視錯一匹夫又何哉

綱丁亥三年梁王武來朝○目梁孝王名武乃漢文帝第二子實

王十二年徙封梁王謚曰孝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是時來朝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

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自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之詹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

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至此益驕

楊龜山曰景帝因宴飲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可謂不阿

不仁不義之責矣

丁南湖曰竇嬰諫景帝輕傳天位忤太后旨可謂鯁直矣及作相能引

以外戚淫奢而乃屈其門下志慕汚辱况灌夫勇悍徒以一朝之忿亡其身而嬰銳於申救以與俱滅此楊龜山所以訊其不知量也

綱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趙王戊趙王遂

反以周亞夫為大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

濕亡走越戊自殺○綱初孝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

竇嬰引卮酒進諫

竇嬰不阿

竇嬰不知

子飲博身太子博爭道不恭爭道謂爭行基之路皇太子引博局博局猶今言棋盤提殺之

提音氏吳王稱疾不朝始有反謀文帝賜之几杖具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然其居國以銅鹽為資故百姓無他賦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捕亡人謂

亡者討公禁弗予再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

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

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封三庶孽正長曰嫡其餘曰孽分天下半今吳

王前有太子之卻與陳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

至厚也當改過自新及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

合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及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

室雜議莫敢難難謂難也謂獨當與爭之

林之奇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說而文帝不

厚故刻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

帝之為太子也以再從父弟之親來朝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

無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賈誼窺見其微欲文帝過之

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鼂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輔

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刻薄之事乎

新語曰削則反遲而禍大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滯未公

反迂延數歲之後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

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

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

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

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曰初楚元王楚元王名交漢高好書與魯申公申公魯人言諱於魯則申

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浮丘伯齊人浮丘復姓也伯名也當后時浮

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醴其

宿者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

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申公伯生疆起之後成

地與吳通諱申公伯生諫戊斧靡之衣之楮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

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

禮吾三人

醴酒不設

穆生去

文帝之所
以備吳

問申公穆
生白生優
劣何如

醴酒不設
穆生去

禮吾三人
為道存

地與吳通
諱申公伯
生諫戊斧
靡之衣之
楮

穆生曰先
王之所以
禮吾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宿者及子
夷王孫王
戊即位常
設後乃忘
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
逝矣醴酒

不設王之
意怠不去
楚人將鉗
我於市遂
稱疾卧申
公伯生疆
起之

後成

穆生曰先
王之所以
禮吾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穆生曰先
王之所以
禮吾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三人者為
道存也今
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
可與久處
遂謝病去

成稍淫暴大傳章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

方正學曰

君子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失於去就非
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體之不設何遽至鉗哉然禍發必有戕
人心之敬怠必以漸不設體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
不命之坐必至於髮間耳鳥可不預為之計乎

王戊來朝

楚王戊來朝高帝弟楚王交孫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

奸服令削東海郡

東海漢郡名今直隸淮安府淮州是前年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

高帝孫

高帝孫常山之子嗣二十六年膠西王卬以膏爵事有奸削其六縣

無已

吳王濞之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卬約齊王卬濟南王卬

武成侯立十

膠東王卬立十一年反都卬膠東王卬立十一年反都卬

悼惠王子故

悼惠王子故卬侯立十一年反都卬膠東王卬立十一年反都卬

欲合兵誅之

陳止齊曰錯之說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亟削則

亞夫可任
將兵

則首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假欲急其

初文帝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

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鄼寄擊趙梁布

擊齊○曰初錯更令二十章諸侯謹諱錯又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

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不如此

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

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

而身居守○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夜見竇嬰為言身所以反願至

上前口對狀主上前口對說也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

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顧甚恨上卒

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

削奪其地適讀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

也適責

不如此天
子不尊
劉安而鼂
危
鼂錯父飲
藥

仲

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陳潛室曰 吳王招納亡叛反形已具漢固不可不為之慮也其他若楚則所反獨一吳耳今也削地之令未加之謀反之吳而先加之未反之國使吳王得以藉口誘諸侯為左右手或危社稷然則楊子雲以錯為愚誠可謂愚矣

楊龜山曰 龍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蓋未嘗知治體也故當七國蜂起無碩德重望趨之蓋鼂錯袁盎勢不兩立故七國之反蓋聞鼂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袁盎仁心為質誤矣

趙雪航曰 吳王濞之叛其然在於博局提殺世子之時所以積金穀脩亭之禮其志之志豈特為錯哉景帝不思曩者博局之咎輕信袁盎詭辭斬錯發使放七國復其故地兵可無血刃而俱罷錯既誤矣赦亦頗矣地已復矣七國之兵奚為不戢乎此足以見盎之欺詐特假公義以報私恨也雖然錯請削奪諸侯之地以促其反猶有咎也至若孝文

帝

時淮南論死於蜀是其驕恣謀叛所自取抑亦孝文失友于之道及尺布斗粟之誣深自追悔蓋乃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蓋淮南及丞相御史奏其過此國法也何罪焉盎亦欲斬之亦足以知其無他權畧惟欲長逢君惡而以詭計陷人也景帝不悟其欺給以為太常宗廟使使諭吳罷兵反為吳侮以傷天子之大體先儒謂盎輕險刻薄無錙銖寬厚之德以向上二事觀之盎之無德可見矣

尺布斗粟之誣 見文帝六年

清軒接 當作達 長君之 惡長逢 西字倒 置其事 見下

鄧公 謂者僕射鄧公 鄧公姓 上書軍事曰 吳為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切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

尹起莘曰 漢為逆已久特因鼂錯而發爾然使錯徐為之計又不併削見禍變之與由錯而發然則書殺而不書去官何哉錯之為謀雖曰失於輕舉要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為忠或以為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皎然甚明後當以是為的

李德裕曰 文帝感賈生堂陛之言養臣下有節若袁盎者難與並為仁者也蓋惟正慎夫人之席塞梁王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

了凡綱鑑補 漢景帝六年卷 景帝八年

言帝失天討之柄

趙涉燕說

亞夫

將軍從天

而下

問趙涉燕

說亞夫亞

夫用其策

以破吳楚

使當時吳

從田生桓

氏之計則

涉之說可

行歛否歛

忠於所奉若害錯之罪唐貫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蓋後亦為梁王所殺

劉友蓋曰王蓋以私怨而族錯固錯自取之也不移時而蓋亦假手于梁而不能誅其失天討有罪之柄亦多矣

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去穀不持重也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高帝五年將會兵滎陽發至灃上趙涉燕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澗之間今陝縣是且兵

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藍田京兆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關武庫俱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

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殺澗間果得吳伏兵按吳王之初發日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吳王以太子之諫不許拒將軍亦欲西河之險以令諸侯王亦不用

陳止齋曰昔吳楚之西向也條侯以三十六將之兵填然而東趙涉以

漢各鄧都尉周勃之客也

計

鄧都尉之所憂
趙涉之說獨行於漢
二臣之言不售於吳

亞夫堅卧不起

後穀而馳之則諸侯愕眙失色以為從天而墮矣嗟夫孰知吳有田橫而桓氏亦欲西據洛陽武庫食教倉之粟以徐俟漢軍之至則夫趙涉之所不及者也使二子之計行則亞夫以其堂堂之軍卷甲而趨不虞遇於武關亦接刃於洛陽武庫之間以漢不虞之功蓋出於鄧公之謀委梁以教吳而深營固壘以坐待其羸之故得全制之使吳而聽二臣之言以其死聞之銳不耗於梁而終戰於漢則夫趙涉之說是乃嫁禍於亞者天之相漢焉耳焉呼為將者其無愚敵而幸於天之所相哉

袁了凡曰

情而究於理之言乎以二豎之逆雖使悉聽二子吾固知其無能為矣

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淮泗口在今絕吳楚兵後

塞其饑道餽古吳糧絕卒饑數挑戰士以犯敵故謂之挑戰也終不出條

侯景漢縣名今屬直隸河間府漢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

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陬音已而果犇西北

同益甫

吳景帝

三

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

陳止審曰

昔條侯之為將也不改介冑之容屈膝於其君而文帝謙辭遜謝亦不憑萬乘之居尊而憚於一揖之薄文帝之待亞夫豈知有七國之變哉未幾景帝聽用鼂錯削地之書一下而諸侯連兵西向以搖京師遣亞夫討之亞夫守壘伺變不肯奉尺一之詔以救天子之母弟於垂亡之急卒以破吳景帝亦不之罪嗚呼孰知前日細柳式車之禮所以堅今日昌邑之守哉

趙人誅淩齊王將閻及邛遂皆自殺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曰**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臯也召立其太子壽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攬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脇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淪骨

濟北獨底節不下

衡山堅守無二心

恩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推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國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為貞信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

綱庚寅六年秋七月廢皇后薄氏書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

綱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曰**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

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盼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俗所生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

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嫖音疋長公主之妹名也景帝之妹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

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與徹王夫人許之由是

公主曰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嗜栗姬因怒未解

陰使人趣太行官名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言邪遂按誅太

是而所言

了九綱監甫

漢景帝本紀

四

實嬰方爭不能得

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方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郵都直諫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以郵都為中尉○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蕪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

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為人勇悍公

庶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書法

表子凡曰

郵都非酷吏也自其為中郎已犯顏數諫諍不肯為貴姬擊子而奉職不避貴戚而行法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蓋矢心砥節稟然者也當高惠文景時海內又安禁網濶漏至於鄉有匪此之豪里有恣睢之威而公卿大夫議論恂恂依於淳厚以弛茲宿慝為務諱稱人之過失都也崛起其間信其廉潔一日去恩任法以武捷為快橫被酷毅然非其實矣

世

春秋大略

誅

梁王武使人殺表益○初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踰

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鄂王

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為繼帝詭曰諾表益等曰昔宋

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君正

公羊傳隱三年君子大居正何休李云明備法守正最計之要者也疏云君子之人大其適子居正不勞違禮而讓庶也死而讓開爭原也由

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益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益及他議臣十餘

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

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信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

忍致死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

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

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

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言母竟梁

一

田叔志

田叔志

田叔志

田叔志

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

殺彘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

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

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既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

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

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

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

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謝罪太后

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亦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明五客曰田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

量者何與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聖存亡在教肆之間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万世不死也

然則養成其惡驕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歟

綱甲午中三年秋九月丞相亞夫免○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

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

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

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

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方正學曰漢初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

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為臣不忠

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為過哉彼景帝者私意忿人

也欲封其弟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

景帝方幸其有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

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為守喘不

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

亞夫諫侯

王信

亞夫諫侯

亞夫諫侯

亞夫諫侯

亞夫諫侯

亞夫諫侯

亞夫諫侯

疑漢獄疑
雖

為加一餐

更減答法

長帝仁厚
之心

○**綱**以劉舍為丞相○**綱**九月詔獄疑者讞之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者無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綱**夏四月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

○**綱**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綱**下酉中六年夏四月更減答法定箠令○**綱**上既減答法答者猶不全乃更減答二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數毋得使人畢一罪乃更也自是答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左瓊山曰自廢肉刑之後易刀鋸以竹箠所以全人之生也景帝定為若以示天下後世其仁厚之心一何至哉以此為防後世猶有巧為之且倍為之度用所不可用之人施所不當施之處其慘酷刻薄有甚於肉刑者是獨何心哉

○**綱**六月匈奴寇雁門上郡○**綱**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

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廣又射殺白馬將將之乘白馬者與十餘騎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按此廣不徒勇者

○**綱**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書法前書詔獄疑者讞之繼書更減答法定箠令此書詔治獄者務先寬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帝雖天資刻深而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按綱曰書景帝二年恤刑之政者三可謂愛民有哀矜惻隱之心矣然龜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周亞夫以守正不阿死仁不施於夫婦父子君臣之間而乃拳拳留意於罪囚則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矣施恩甄別豈非盛德之累乎

○**綱**八月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衛綰大陵人○**綱**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史記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

衛綰長者

治獄務先寬
而於刑獄
可謂用情

郭大有

如言曰 宛說曰移
言劍者人之亦如
故多移移易質
移之也 不疑償金
師古曰 無元盜樓
在劍 不疑終不
室中 自明

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
不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縮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
曰劍人之所施曷獨至今乎縮曰且在上使取六劍不疑為郎同舍有告
尚盛未嘗服也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賞賜甚多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
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樓不疑曰我乃無兒然
終不自明也帝後元年脩具楚時功封為塞侯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
官如故惟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

蘓東坡曰 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樓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
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調君子訊之為其近於佞也太史公窺見之故
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侯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
者吾是以疏解之

綱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目**初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觥
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高席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
所乎設載無箸此非不足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

主臣

曰此軼軼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尚方少府買工官尚方之屬宮甲楯
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汗亞夫召請廷尉不食五日嘔血死

周霍不孝
不知道
知道者典
天也相似

胡五峯曰 周亞夫霍光不孝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
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陳止齋曰 文帝之屬亞夫於景也察之於細柳之日也則文帝之察人
母弟於垂亡之急以闕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帝之託者景帝顧以軟
軟非少主臣卒置之死至於庸懦無為之衛將軍則謂其可相少主夫所
謂朴厚洪毅以當此慶之寄者豈其若是辭耶故自殺亞夫而漢之大
臣始衰

秉子凡曰 孝景以亞夫軟軼非少主臣而以衛綰醇厚可相少主尊寵
不德之節而後可託孤寄命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夫必有憫然
祖先王陵之少慙公孫必非不廉謹而武帝欽汲黯之直節蓋王鉉輔
德金柅係奸類豈委瑣韞韞所能任而景帝取舍若此棄周鼎而寶康
瓠為可憾馬耳

綱已亥二年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目**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
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

詔戒二千
石脩職事

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事有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綱唐子後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綱帝崩在位一十七年元等稱太子徹即位六年十

綱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葬陽陵

文帝清淨
恭儉
人人自愛
而重犯法
先義而
後難辱

班固贊曰文帝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漢書曰漢興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鈎駟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仕宦為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安養天下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衆庶街巷有馬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宗室以上公卿大夫以下爭事奢侈物盛而衰

儉

文帝寬厚
長者
文景大致
懸絕
獨節儉克
遵前業

固其數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馬都鄙廩庾四縣為都五都為郡五郡為國天子不露積曰便吏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遷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

胡致堂曰

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

竊以為不然文帝薄賦斂任數以許力御下平居則謙抑而不難矣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許力御下平居則謙抑而不難矣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冠履正居則謙抑而不難矣而父子之恩睽絕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義終信義無非矣屠嘉戮龍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甚視之好不相終信義無非矣安費育民以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甚視之好不相終信義無非矣

綱穎濱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

綱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卷之六終

莫景音六六

四七五

re. m



Faded handwritten text in seal script,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ight-colored paper patch.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difficult to decipher due to fading and the patch.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seal scrip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seal script.

48-11668

